

陸侃如編

屈原

亞東圖書館刊

屈原

陸侃如編

民國十二年七月出版
民國廿二年五月六版

屈 原

實價大洋九角

(外埠酌加郵費)

有 著
不 作
翻 印

編 者 陸 侃 如
發 行 者 亞東圖書館
印 刷 者 亞東圖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五馬路
棋盤街西首

亞東圖書館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店

序例

這本小冊子分三部分：（一）屈原評傳；（二）屈原集；（三）附錄。

卷首加楚辭地圖一幅，以供參考。這圖以楊守敬之圖作根據，更補其所未備。爲便於閱者起見，把現在的省名及省界均列入圖內；但他們都非戰國時所有，故用紅色以示別。

屈原評傳中考證占十分之七以上。因爲前人對於作品的真僞及時代都不甚注意，故特詳細討論。

屈原集中只有十一篇。因爲我對於其餘各篇，都認爲不是屈原作的，（參看評傳）。

這十一篇分爲二卷：上卷五篇都作於懷王朝，都作於西歷前四世紀末年；下卷六篇都作於頃襄王朝，都作於西歷前三世紀初年。他們都依我在評傳裏考定的時代來排列。爲便於讀者起見，把他們分行分節寫過，并加標點。

各篇的錯簡及錯字是很多的。本書於此，多所改正，詳校勘記中。

通行本所注古音，謬誤實甚。今特根據清代學者們研究的結果，作古音錄以正之。

我認爲不是屈原作的幾篇，均列入附錄內，以供參考。

我預備這小冊子時，得師友之助頗多。這是我及讀者們都該感謝的。

十二、四、二十。陸侃如。

屈
原
序
例

三

目次

楚辭地圖

屈原評傳

- (一) 任職與去職……………一
- (二) 初放與遇罰……………三五
- (三) 再放與自沉……………五七
- (四) 餘論……………一〇三
- 附屈原年表……………一五七

屈原集卷上

- (一) 橘頌……………一
- (二) 離騷……………六
- (三) 抽思……………四九
- (四) 『悲回風』……………六〇
- (五) 『惜誦』……………七三

屈原集卷下

- (一) 『思美人』……………一
- (二) 哀郢……………九
- (三) 涉江……………一七
- (四) 懷沙……………二五
- (五) 『惜往日』……………三五

(六) 天問…………… 四四

附錄

(一) 校勘記…………… 一

(二) 古音錄…………… 二七

(三) 著者可疑的作品

1 『九歌』(十一篇)…………… 三九

12 遠遊…………… 六五

13 卜居…………… 八六

14 漁父…………… 八九

15 招魂…………… 九一

16 大招····· 一一四

目次完

屈原評傳

(前三四三—二九〇)

陸侃如

(一) 任職與去職

惟黨人之偷樂兮，

路幽昧以險隘。

豈余身之憚殃兮？

恐皇輿之敗績。

忽奔走以先後兮，

及前王之踵武。

蓀不揆余之中情兮，

反信讒而齎怒。

——離騷。

春秋時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在今安徽淮河流域）。他的子孫就以地名做氏。四百年後，（西歷紀元前七四〇至三四〇），有一個屈原，爲中國最早的大詩人。史記屈原賈傳及新序節士篇裏說他名平，字原。卜居漁父又稱他爲屈原，却没有提及平字。這「是可疑了。他又在離騷裏自叙道：

『皇鑒揆余于初度兮，

肇錫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則兮，

字余曰靈均。」

楚辭集注引高平說：『原故名平而字原也。正則，靈均，各釋其義以爲美稱耳。』這說似近牽強。試問屈原在此處爲何不把名字正式說出呢？蔣驥山帶閣註楚辭引某人說：『古人有小名，有小字。……蓋屈原名平，而正則，靈均，則其小名小字也。』按小名至今尙存。但屈原時有無此風，則不可知。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如司馬相如名犬子，謝靈運名客兒，庾信名蘭成，都在屈原之後；即陸龜蒙的小名錄，也是從秦代起的。而且小名外還有什麼小字，則更不知其所本。故這說怕也靠不住。對於這樣一位大詩人，竟連名字也弄不清楚，這是我們愛文學者同引爲憾事的。

他在離騷裏又說：

「攝提貞于孟陬兮，

惟庚寅吾以降。」

爾雅說：「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朱熹因此處省去格字，便說不是指年。但這個字的省與不省，大約是沒有關係的。東漢光武帝建武三十年，張純奏說：『今攝提之歲……』這年恰是甲寅年，而格字也省去。由此可知屈原的確生于寅年。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的末年（周敬王四十三年，西歷前四七七年）是甲子年；自此推算下來，則西歷前三五五年是丙寅，前三四二年是戊寅，前三三一年是庚寅。依史記，楚懷王十六年（西歷前三一三年）絕齊時，屈原已被讒去職了；若他生于前三三一年，則此時年僅十九歲；故這個生年決不能成立。又依我仔細研究的結果，知道他死于頃襄王九年（西歷前

二九〇年）左右；若他生于前三五五年，則他投水時年已近七十歲了；可見這個生年也不妥當。若我們定前三四三年爲他的生年，則楚絕齊時爲三十一歲，死時爲五十四歲，便很近情理了。（這年是周顯王二十六年，楚宣王二十七年。）

屈原生的地方，我們並不知道。水經注說：『秭歸縣……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爲屋基。』（秭歸在今湖北西部。）但杜甫在夔州時所做的最能行末段說：

『若道上無英俊才，

何得山有屈原宅？』

這又與水經注不同。林雲銘說：『少陵當日雖在夔州，而屈原宅却在荊州府之歸州；以歸州當春秋時亦夔子國故地，因舉全夔而總言

之。非謂夔州府有屈原宅也。』這說恐怕是錯的；因爲杜甫不過述他舟行夔峽時的雜感，那裏遠想及春秋時夔子的國界呢？而且杜詩與水經注都是不能作考證的根據的，我們正不必勉強去調和這兩說。而且即使知道了屈原宅確在何處，也不能說這就是他生的地方。故關於這一點，我們只好闕疑了。

他家庭裏的人，我們知道的很少，離騷述他的父親叫伯庸，不知是名是字。這篇還提及「女嬃」。說文引賈侍中說，楚人呼姊爲嬃，王逸也說這是屈原的姊姊。清人梁章鉅的文選旁證引張雲璈引楚辭集解云：「嬃者賤妾之稱，比黨人也。嬋媛，妖態也。」旁證又引朱綬說：「以下文「衆不可戶說」觀之，則女嬃自宜以黨人解之。若內被姊詈，不得歸之於衆也。」我未見楚辭集解，故不知

這種注解的根據，但我可斷定他有些誤會。文選的西京賦『增嬋娟以此豸』句的薛註說：『嬋娟此豸，姿態妖蠱也。』集解之訓『嬋媛』爲『妖態』大約是由此而誤會的。但『嬋娟』與『嬋媛』不同——古人大都訓『嬋媛』爲『牽引』或『連引』——故不能相混。朱氏的話也不對。『衆不可戶說』不是屈原的話而是女嬃的話，『衆』即指當時的黨人。故我以為還是賈王二氏之說是更近理些。

除了父與姊以外，其餘便無從查考了。他二十歲前的生活，我們也不知道。但他是楚國的貴族，他的生活總是一種很安適的富有詩意的貴族生活。從他的作品中看出，他在這時總學得了許多古代掌故及種種神話——司馬遷也說他『博聞強志』。

二十歲以後，便是他投身政界的時候了。史記說他做左徒。左

徒是左右拾遺之類的官，只次于令尹。我想屈原雖貴族，恐未必能憑空做到。他任左徒之前，當然是先任了幾時較低的官職了。但這種官吏生涯的開始也不至太遲，（因為他是貴族），我們定在他二十一二歲就是了。他任左徒的時代，史記裏沒有說，但我們可從新序裏得到一些暗示。節士篇說：

『秦欲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屈原爲楚東使于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

張儀至楚是懷王十六年的事。十六年以前，齊楚親善的唯一的事蹟便是十一年的縱約。屈原能與這回縱約有關係，可見他這時已在左徒之位了。由此可知他任左徒必在懷王十年左右。

這是他一生最幸福的時代。懷王是一個中庸之主：他自己沒有

才識，不能積極的有所貢獻于國家；但也不至十分爲惡，所以也能消極的讓屈原去整理國務。屈原具有辦事的能力與熱誠，『明于治亂，嫻于辭令』。遇到這個機會，他的愛國心正好如願以償：『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這時他總有許多關於政治上的文字，却都沒有傳下來。依我看來，九章中有一篇橘頌大概是這時的作品。

前人對於這篇的時代有兩種說法：

(一)在頃襄王放逐他到江南後。這是王逸的主張。他以爲九章都是『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時的作品；橘頌是九章之一，故也在此時。贊成此說者很多。

(二)在懷王朝被讒後。清人姚鼐說：『鼐疑此篇尙在懷王』

朝初被讒時所存，故首言「后皇」，末言「年歲雖少」，與涉江「年既老」之時異矣。而「閉心自慎」之語，又若以辨釋上官所云「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之爲誣也。（見古文辭類纂，卷六十一。）

王氏以爲九章九篇是一個時期內的作品，其謬誤現在知道的人很多了；但對於橘頌仍不敢有異議者，因爲「文辭渾然，莫可究詰」（蔣驥語）。但我們如今却可不必管他了。姚說以內容作根據，好像很可信，但也不免流于附會。屈原不過以爲橘樹「受命不遷」，「深固難徙」，以爲他「行比伯夷」，「可師長」，故作這篇來贊他。全文中並無一些被讒去職的暗示；所謂「閉心自慎」，也是指橘樹而言；若是指自己，則下文的「可師長」一語便講不通。這篇與頃襄

王時的放逐固然是無關，但與懷王時的讒言又有什麼干係呢？

我把他定爲這時的作品理由是：（一）屈原所以要作詩，不過要寫出他胸中的怨憤，故他的作品裏大都充滿着牢騷話；因爲他是一個性急而量窄的人，故談不到什麼「涵養」。這橘頌裏既無牢騷話，便可證明不作于失意後了。（二）後人對於屈原的作品，崇拜的無可無不可；昭明太子在文選裏削了幾首，便受謗至今。屈原在中國文學史上特殊的位置，我們是不用懷疑的；但依我個人的觀察，他的作品中也有些不很高明。別的且不談，只就橘頌而論，我覺得有兩種很重要的缺點，使我們無從贊美。這一點也可證明這篇是他壯年的未成熟的作品。

那兩種重要的缺點是什麼呢？第一是詩思的窘狹。屈原的詩思

本來是很豐富的，而在這篇裏却特別的窘狹。試看他已經說了「受命不遷」，下文還說「獨立不遷」，還說「蘇世獨立」；已經說了「深固難徙，更一志兮」，還說「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說來說去，並沒有添出新的意思來。可不令人失望嗎？我們的意思並不是不許詩人用重複的語句與廻環的詠歎。打開詩經一看，便知道三百篇中大都是有些重複的。我們隨便舉一個例罷：

漢廣（周南之九）

(1)

南有喬木，

不可休思。

漢有游女，

不可求思。

漢之廣矣，

不可泳思。

江之濠矣，

不可方思。

(2)

翹翹錯薪，

言刈其楚。

之子于歸，

言秣其馬。

漢之廣矣，等等。

(3)

翹翹錯薪，

言刈其蔞。

之子于歸，

言秣其駒。

漢之廣矣，等等。（依韓詩。）

我們讀了，不但不覺其可厭，反覺餘韻悠然不盡。我們須知：重複的語句與廻環的詠歎不但不是藝術上的缺點，實在是詩人表情手段之一。但在橘頌裏却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因為這篇本來沒有什麼濃厚的情緒可表——故我們不能說這些重複是著者故意用來表情的。

第二個缺點是抽象話太多。我們讀了這篇，並不覺得有什麼動人之處，並不能受到什麼深刻的印象，便是爲了這一點。例如：

「閉心自慎，

終不失過兮；

秉德無私，

參天地兮。」

這幾句竟可以入宋代道學先生們的詩集裏去了！屈原本想用具體的橘樹象徵抽象的高尚人格，故處處把橘樹當作人類看待，與西洋古典派詩人用『人格化』(Personification)的方法一樣。但文學手腕不純熟，故不能使我們得到什麼明瞭的觀念。我們試拿離騷來比較一下，便覺相差甚遠。

『吾令鳳鳥飛騰兮，

繼之以日夜；

飄風屯其相離兮，

率雲霓而來御。』

『吾令鳩爲媒兮，

鳩告余以不好；

雄鳩之鳴逝兮，

余猶惡其佻巧。』

這裏也是把鳳鳥、飄風、雲霓、鳩、鳩等物當作人類看待，但因爲沒有抽象話，故二千餘年後的讀者還可想像那來御的飄風或鳴逝的雄鳩。但我們讀了橘頌，却不能想像橘樹怎樣的『可任道』，怎樣

的『參天地』。相形之下，橘頌自然見拙了。

這種地方很可把這篇的時代暗示給我們知道。但這既是一種壯年的嘗試的作品，我們也不必責備求全。而且這是屈原的詩人生涯的出發點，同時又可反映他的高尚的人格，故研究屈原的人也不該忽略這篇。

屈原做了左徒，懷王很信任他。有一次，他托他造憲令。當他起草還沒有完了的時候，上官大夫看見了，便要搶奪。屈原不肯給他。他本來與屈原『爭寵而心害其能』。他在懷王面前總已說過幾次毀壞屈原的話了。這回屈原又激怒他，他便合懷王說：『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

也！」懷王竟信了這個讒言，把信任屈原的心思完全打消，并且削去他的職位。

史記屈原傳說：『王怒而疏屈平。』後人惑于這個疏字，便以爲『只是疏而不任，未奪其位』。但司馬遷在下文裏明明說：『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由此可知他所謂疏，即是不在位。而且屈原在離騷裏不是說的很明白的嗎？他說：

『余雖修姱以鞿羈兮，

謇朝諝而夕替：

既替余以蕙纒兮，

又申之以擘芷。』

試問：要是沒有去職，又怎樣能說是『替』呢？（古書大都訓替爲

廢。）

依史記，這回去職的時代總在懷王十六年楚絕齊以前。我想大約在懷王十三四年，上距做左徒時約有三四年，因為非此必不至引起羣小的深怨。這時屈原年已近三十歲了。

屈原既因讒言而去職，他「嫉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憂思而作離騷。」『離騷』二字的解釋很多，當以班固『離，猶遭也；騷，憂也』之說爲最妥。文選旁證引項氏家說引楚語伍舉曰：『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此見國語的楚語上的第五條。）旁證又引王伯厚說：『伍舉所謂「騷離」，屈平所謂「離騷」，皆楚言也。』這是

不錯的。

依史記，離騷卽是此次被讒後的作品。後來，班固王逸等人仍之。但新序裏卻有一種異議，以爲是十六年放逐後的作品。新序有時本來可補史記之不足（如十六年放逐事），但在這篇的時代上，我們便覺不如史記之更合理了。一來呢，離騷本文只說替，並未提及放逐。二來呢，其中還有旁人勸他離郢都而他不肯的話。這兩點便可證明新序所說之不確。其所以致誤者，大約因離騷的時代與初放的時代太相近也。（初放在十六年，詳後。）

後人公認離騷爲他的傑作。因爲要尊重他，後人便于篇名下加一「經」字，再于別篇篇名下加一「傳」字。傳是釋經的；難道我們可說橘頌或天問是釋離騷的嗎？而王逸竟因此誤認經字也是篇名

原有的字，可見這種尊稱是無益有害的。

這篇可分爲兩段：第一段至記女嬃的話爲止，于真的事實中夾些抒情的話；自陳辭重華以下爲第二段，借理想的事實來表情。

「亂曰」以後幾句是總結全文的。「亂者，樂節之名。……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也。」

他叙真的事實是從他的世系叙起的，次叙他的生年月日及他的名字。接下便說他怎樣的汲汲于求學修德，怎樣的願把國君引到正道上。可是懷王太不中用，一有那些偷樂的「黨人」來離間，便「悔遁而有他」了。他心上固然非常煩惱，但又不願「從俗富貴以偷生」，故想退避以修「初服」。不料女嬃却極端反對這個辦法：他怪他鮫一般的悻直，怪他「判獨離而不服」。

我們讀這一段時，應該注意他的思想的變遷。他的最初的目的大約是要立名，故在失敗後追叙道：

「忽馳騫以追逐兮，

非余心之所急；

老冉冉其將至兮，

恐修名之不立。」

因此，他要在政治上活動。但他是一個感情很豐富的人，故既入了政界，便與國君結了不解緣了：

「豈余身之憚殃兮？

恐皇輿之敗績。」

「指九天以爲正兮：

夫唯靈脩之故也！』

或者有人要怪他眼光太狹，只知道有國君。其實在君主時代，若沒有國君的信任，便什麼事都不行；國君之于屈原，不過是一種必要的工具，故我們不能以此責他。但『先君而後身』，『專惟君而無他』，却是那些黨人所痛恨的，故他終於被讒去職了。然而他終不肯屈服：

「亦余心之所善兮，

雖九死其猶未悔！」

「雖體解吾猶未變兮，

豈余心之可懲！」

「寧溘死以流亡兮，

余不忍爲此態也！』（『此態』指黨人之態。）
這是何等堅介的精神！但他越是崛強，那些黨人越是要排斥他，故他只得這樣自慰了：

「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

長顛頷亦何傷！」

「不吾知其亦已兮，

苟余情其信芳！」

只這麼無聊地自慰還不中用，故想出去遊歷。

他雖說要往觀四荒，可是他並沒有出去遊歷；離騷後半篇所叙的遊歷，很容易看出是理想的。我想出遊計劃的打消，一來大約由于他阿姊的勸阻，二來或者因爲他也像王莽一樣的『不能無爲』，

故還捨不下這政治中樞的郢都。因此，他便只在離騷裏叙些理想。他先濟沅湘以南征，因為要就重華而陳辭。重華就是舜，屈原便向他述他以後的事——禹，啓，羿，浞，澆，桀，湯，紂等人的事。末了還帶及自己的苦境。陳辭完了，便從蒼梧——舜葬的地方——出發到上帝處；途經縣圃，咸池，扶桑等地，他的扈從有羲和，望舒，飛廉，鸞皇，雷師，鳳鳥，飄風，雲霓等等；可是帝閭不肯開門。沒法想便轉向白水，閨風，春宮，窮石，洧盤等處，求慮妃一流的女神或二姚一流的賢女，但終于無結果。經了兩番絕望之後，他自然要到靈氛及巫咸處問卜去了。但他們都勸他走，他便又到崑崙，天津，西極，流沙，赤水，不周，西海等處。正在這『陟陞皇之赫戲』的時候，他『忽臨睨夫舊鄉』；于是僕夫也怨了，馬也不走了，

他的遊歷終于不能繼續了。因此，他便在亂辭裏歸到死的決心。

我們讀了這一段，便可窺見當時一般人的見解。我想靈氛及巫咸的話也許就是屈原的朋友們勸他的話。一個勸他道：

「思九州之博大兮，

豈惟是其有女？

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

孰求美而釋汝？」

一個勸他道：

「勉陞降以上下兮，

求架壘之所同。……

苟中情其好修兮，

「又何必用夫行媒？」

這都是與賈誼的

「騁九州而相其君兮，

何必懷此都也？」

意思相同，勸他到其餘各國去求用：這本是戰國時很普通的思想。可是屈原竟不受時代思潮的影響，偏不肯走。他答靈氛道：

「世幽昧以玄耀兮，

孰云察余之善惡？……」

覽草木其猶未得兮，

豈理美之能當？」

他以為世界上處處是黑暗的：楚國不能用，別國也未必能用。故不

肯走，故雖走了也是走不前的。

這篇是一首近四百句的長詩，是中國詩史上一件很偉大的作品。我們不用咬文嚼字的評他，因為他自身可以介紹給一般讀者。如今只指出四種為一般人所不注意而為中國詩歌所少有的特點：

(一) 自傳式的體裁。這篇先叙遠祖，次叙皇考，次叙生年月日，次叙自己的名字。這種奇怪的體裁，在中國詩歌裏是很稀少的；而自漢以後的文人大都有散文的自叙，其源即出于此。我常以為這種體裁與杜甫北征『皇帝一載秋，閏八月初吉』的歷史的體裁，都是中國詩壇上的怪物，我們決不能忽視。

(二) 神話。中國的詩歌很少以神話作根據的，這是與西洋詩歌大不同的一點。詩經的大雅及商頌裏也略有一些，但最

富于神話的要推到楚辭了。離騷天問招魂三篇中都有，但離騷的時代在最前，故更可注意。例如：

『吾令羲和弭節兮，

望崦嵫而勿迫。』

『前望舒使先驅兮，

後飛廉使奔屬。』

『吾令豐隆乘雲兮，

求宓妃之所在。』

『麾蛟龍使梁津兮，

詔西皇使涉予。』

這種例也舉不勝舉。因這可把屈原的燦爛的理想反映出來，故

覺可貴。

(三)人格化(Personification)。『人格化』便是把非人類的東西予以『人格』。例如：

『吾令鳳鳥飛騰兮，

繼之以日夜。

飄風屯其相離兮，

率雲霓而來御。』

『吾令鳩爲媒兮，

鳩告余以不好。

雄鳩之鳴逝兮，

余猶惡其佻巧。』

我們在上文論橘頌處曾說，從這一點上看來，離騷遠勝于橘頌。這兩篇的時代相差至多不過二三年，于此可見屈原的文學技術進步之速了。這也許是他的逆境所玉成的，可算是「窮而後工」的一例了。

(四) 隱喻 (Metaphor) 。 隱喻是含蓄的比喻，無「如」「若」等字的。例如：

「扈江離與辟芷兮，

紉秋蘭以爲佩。」

「雜申椒與菌桂兮，

豈惟紉夫蕙苴？」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

夕餐秋菊之落英。

『既替余以蕙纒兮，

又申之以擘芷。』

屈原所以要用這種隱喻的方法，大約因為與其用抽象的『仁義禮智』等字，不如用具體的『蘭蕙菊芷』。這也是文學技術上的長處。

最後，我們再雜引些前人的評語，以見離騷魔力之大：

(一) 淮南王安。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

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

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現。其文約，其辭

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

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汚泥之中，蟬脫于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見史記屈賈傳，班固及劉勰所引與此略異。）

（二）班固。其文宏博麗雅，爲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揚雄，騁極文辭，好而怨之，自謂不能及也。

（三）王逸。智彌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識遠。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

(四) 劉勰。讚曰：

不有屈原，

豈見離騷？

驚才風逸，

壯志烟高。

山川無極，

情理實勞。

金相玉式，

豔溢鎔毫。(文心雕龍的辨騷。)

(五) 宋子京。離騷爲詞賦之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

加矩，至圓不能過規矣。(洪興祖楚辭補注引。)

(二) 初放與遇罰

有鳥自南兮，

來集漢北。

好姱佳麗兮，

判獨處此異域。

既煢獨而不羣兮，

又無良媒在其側。

道卓遠而日忘兮，

願自申而不得。

望南山而流涕兮，

臨流水而太息。

——抽思。

爲了憲令事，懷王把屈原的左徒職免去。但這不過是他的逆境的第一幕罷了。劉向新序節士篇說：

『屈原爲楚東使于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尙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遂放于外。』

我在上文曾說，懷王十一年的從約的主動者便是屈原。這從約是

秦國所最忌刻的，故屈原便成了秦國的眼中釘了。但懷王既很信任他，秦國也無可如何。不料如今楚國自行替了屈原了，秦國有隙可乘了，於是『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更進一步的運動了上官大夫等人，把屈原放逐出去了。

史記未載此事，自然是司馬遷的疏忽。新序這段記載是很可靠的。一來呢，秦國運動放他，依常理看來是可能的。二來呢，他的作品還可做旁證。他的抽思，哀郢及涉江都叙着放逐時的情形，而他們竟表出三種不同的背景來。例如抽思說：

『有鳥自南兮，

來集漢北。』

『望南山而流涕兮，

臨流水而太息。」

「狂顧南行，

聊以娛心兮。」

這明明是放在故都之北，故思鄉時都是向南的。又如哀郢說：

「民離散而相失兮，

方仲春而東遷。」

「去故鄉而就遠兮，

遵江夏以流亡。」

「背夏浦而西思兮，

哀故都之日遠。」

這明明是放在故都之東，故沿江夏而向東行。又如涉江說：

「乘鄂渚而反顧兮，

欸秋冬之緒風。」

「乘船船余上沅兮，

齊舥榜而擊汰。」

「入溲浦余儻徊兮，

迷不知吾之所如。」

鄂渚在今武昌附近，溲浦在今湖南西部：可見這次是向西南行的。

——既有種種不同的背景，便可斷定他的放逐不止一次了。哀郢與涉江所記的都是頃襄王時事，我們放在後邊說。抽思所記的却是懷王時事，因為這篇是懷王時的作品（詳後）。懷王朝的放逐有兩個可能的時期：一是十六年，一是二十四年，因為這兩個都是親秦政

策實行時期。依新序，他的放逐是在張儀至楚時。張儀至楚是十六年的事。這十六年本是兩個可能時期中的一個。故我們若定這年爲屈原初放的時期，是一些阻礙也遇不着的。

至于這回放逐的地點，抽思裏說的很明白：

『有鳥自南兮，

來集漢北。』

漢北就是漢水之北，大約在現在河南與湖北的交界處。郢都在現在湖北荊州之北十里，恰在他放逐地點之南，故下文說『望南山而流涕』，連他的靈魂也『南指月與列星』。但朱熹對於上邊引的兩句，却另有妙解。他說：『屈原生于夔峽而仕于鄢郢，是自南而集于漢北也。』這說謬誤很多：（一）相距千餘年，那能確定原宅在

何處？一句杜詩能作鐵證嗎？（二）即使屈原的確生于夔峽，但在鄢郢之西北，（夔峽在西經六度之四，北緯三十一度之北；郢都在西經五度之東，北緯三十一度之南），那能說「自南」？（三）鄢在漢水之南，那能稱爲「漢北」？（四）若漢北卽指鄢郢，下文何得有「惟鄢路之遼遠」一句？由此可知朱說之無稽。

關於這地點上，還有一種異議。王逸註哀郢說：「懷王不明，信用讒言而放逐已。」姚鼐引伸他的話，說：「鼐疑懷王時放屈子于江南，在今饒信，地處郢之東，蓋作哀郢時也。」這兩說都起于誤認哀郢的時代，我們在後邊還有詳細的討論。

這一次放逐後的作品，現在所存的共有二篇：抽思及悲回風。

我們先研究抽思的時代。屈原與懷王曾經共事好幾年，而與頃襄王却一些政治上的關係也沒有，故語句上很容易辨別出。例如說：

「數惟蓀之多怒兮，

傷余心之憂憂。」

這「多怒」自然指懷王的絀他，放他，與頃襄王是不相干的。又如說：

「茲歷情以陳辭兮，

蓀詳聾而不聞。」

這也是指懷王時事，因為屈原不曾向頃襄王「歷情以陳辭」。又如說：

「昔君與我成言兮，

曰：「黃昏以爲期。」

羌中道而回畔兮，

反既有此他志。」

這幾句可與離騷第十二節對看：

「初既與余成言兮，

後悔遁而有他。」

頃襄王並沒有任用過屈原，並沒有什麼成言，故可決定是指懷王。

其次，我們再研究悲回風的時代。歷來研究屈原的人差不多沒有一個人不說是再放後的作品。但我們試看這幾句：

「浮江淮而入海兮，

從子胥而自適；

望大河之洲渚兮，

悲申徒之抗迹。』

屈原作品中說及淮與河的，只有這次。我們知道他初放的地點是在漢北，恰在淮水發源處，而與黃河距離也近。因此，我以為悲回風一定是在漢北作的。在再放後的作品裏，他只說沅湘了：

『浩浩沅湘，

分流汨兮。』——懷沙。

『臨沅湘之玄淵兮，

遂自忍而沉流。』——惜往日。

這裏所舉地名的不同，便是鐵證。

抽思時代的發現，我們應該感謝黃文煥。他的楚辭聽直現在大

約不存了，但他的同鄉林雲銘在楚辭燈裏所定的九章的次序是本於黃氏的，故他的主張還可約略窺見。後來蔣驥計楚辭便是根據黃林二氏的主張而略有更變，（如惜誦，哀郢等處）。這三人對於楚辭的最大貢獻，便在拿作品本文來證明作品的時代，來考求著者的事實。他們的成績在九章上最顯著，抽思時代的發現即其一端，只沒有把各種證據詳細說明罷了。

但悲回風的時代爲何一直誤認到如今呢？我們要研究這一個原因，便要牽及這篇的音調上去了。朱熹論九章道：『今考其辭，大抵多直致，無潤色，而惜往日悲回風又其臨絕之音。』惜往日是再放後的作品，我們且不談他。若說悲回風是臨絕之音，顯然是不對的，因爲他死時距此至少有二十年之久。但這篇的音調的確非常能

動人——這一層便很足以使我們把這篇的時代移後。

這篇的音調爲什麼能格外動人呢？我想這大概是用疊字的原故。我們試隨便舉出一段：

「愁鬱鬱之無快兮，

居戚戚而不可解。……

穆眇眇之無垠兮，

莽芒芒之無儀。……

邈漫漫之不可量兮，

縹綿綿之不可紆。

愁悄悄之常悲兮，

翩冥冥之不可娛。」

我們讀了這一段，彷彿在聽追悼會裏的歌聲。最可注意的便是，這幾個疊字與上一字大都是雙聲。如「穆眇眇」「莽芒芒」「貌漫漫」「罔芒芒」「漂翻翻」「翼遙遙」等都是。此外如「縹綿綿」及「翩冥冥」雖都不是同母，却同是唇音。這種地方與這篇的音調都很有關係，都可引人把他的時代移後。

這篇的時代還有一個似是而非的反證。原文末段有這兩句：

「借光景以往來兮，

施黃棘之枉策。」

王逸注道：「黃棘，棘刺也。枉，曲也。言己願借神光電景，飛注往來；施黃棘之刺以爲馬策，言其利用急疾也。」這是不錯的。洪興祖補注却以「黃棘」爲地名，并引懷土二十五年秦楚會盟黃棘事

以實之，說：『己所以假延日月，往來天地之間，無以自處者，以其君施黃棘之枉策也。』此說若確，則悲回風的時代必在懷王二十年以後。但我以為洪氏的注解實嫌牽強。那兩句的下文是：

『求介子之所存兮，

見伯夷之放迹。』

此處必須依王注，上下文方能講通；若以黃棘作地名，便講不通了。從前註楚辭的人，如朱熹戴震等，也都從王說，都以洪說爲欠妥。故我說這反證是似是而非的。

張儀運動放逐屈原既成了功，于是可以爲所欲爲了。他勸懷王道：『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

里。』懷王貪六百里之地，「信左右之奸謀，聽張儀之邪說，遂絕強齊之大輔」（新序）。懷王一方面便差人到秦國去受地。那知張儀圖賴道：『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使者回來，告知了懷王。懷王大怒，便興師伐秦。秦國也發兵相抗，大敗楚兵于丹淅，虜將屈匄，佔據了楚國的漢中郡。懷王重新聚了全國的兵，再攻秦國，戰于藍田。魏國知道了，悄悄的來襲楚國，到了鄧。這時懷王倒害怕了，連忙退回來；而齊國很恨楚國，不肯幫忙，故楚國大困。

這是十七年的事。『是時，懷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於此，於是復用屈原』（新序）。屈原既自漢北歸國，懷王便差他到楚國去修好。（史記未叙召回事，大約是司馬遷的疏忽；但他在下文又叙

屈原使齊事，便可證明召回是實。次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懷王不願得地，願得張儀。張儀知道了，便同秦王說：「以一儀而易漢中地，何愛儀？請行。」張儀到了楚國，懷王便囚了他。但他却神通廣大，賂用事者臣靳尚；尚替他設詭辯於懷王寵姬鄭袖，說秦國將以美女贖儀；袖信了這句話，便到懷王處說情，懷王便把張儀放了歸去。這時屈原正自齊歸國，知道了這事，便「爲王言張儀之罪」，并諫道：「何不殺張儀？」懷王悔，連忙差人追張儀，却再也追不着了。（史記張儀傳無懷王追儀事，也是司馬遷的疏忽。）

懷王經了這一番教訓，信任屈原的心又恢復了，故能聽他的諫言而追張儀。我想他使齊歸國後，總要擔任些一官半職。漁父稱他爲三閭大夫；他任此職的時代大約就在使齊後。古書如史記新序等

都未說及此事，但他任三閭大夫之在任左徒以後是可斷言的；因爲若在其前，則漁父必不會以前任官名相稱；若與之同時，則漁父也不會以較低的官名相稱。既可斷定在後，則使齊後的幾年自然是最可能的時期了。三閭大夫是管理王族三姓——屈景昭——的，與當時的政治無甚關係；故自任此職以後，數年中相安無事，未曾招人的妒忌。

話雖如此說，屈原對於二十三（？二十）年的從約，也未嘗沒有一些關係。却不料他的逆境的第三幕竟因此而開始了。我在上文說過，從約是秦國所最忌刻的。現在又有從約了，秦王便利用懷王的貪心，厚賂他，請他到秦國迎婦；於是懷王就背了從約，親秦絕

齊了。楚國的外交政策本來不外親秦與親齊兩種，因為當時其餘各國中惟秦齊最強。如懷王十一年與二十三年的從約，便可算親齊政策的實現，（二十三年的從約長是齊湣王）。如十六年的許秦絕齊與二十四年的至秦迎婦，便可算是親秦政策的實現。當時楚臣中，如受張儀賂的靳尚與勸懷王入秦的子蘭，都可算是親秦派。此外如弔懷王得商於的陳軫與諫懷王釋張儀的屈原，都可算是親齊派。屈原既主張親齊，則對於這二十四年的背約自然要竭力諫阻了。但此時懷王已忘了十七年之辱，貪了秦國的厚賂而斥罰屈原了。這斥罰的結果便是惜誦。

惜誦說：

「欲儻個以千僚兮，

恐重患而離尤。

欲高飛而遠集兮，

君罔謂女何之！』

這是叙他進退兩難的情景。由此可知這篇的時代並不在流放期內，否則決不會有這種疑慮。原文又說：

忠何辜以遇罰兮，

亦非余之所志也！

行不羣以顛越兮，

又衆兆之所哈也！』

由此可知他這回是『遇罰』的，『顛越』的。原文又說：

『所非忠而言之兮，

指蒼天以爲正！」

下文還拉五帝六神等等來作證，表示他的話都是很忠心的，便可知他這回遇罰起于他的諫諍。總看起來，我們可知惜誦所說的是未流放時因諫諍而受罰的事。

由此看來，惜誦有兩個可能的時代：一是懷王十五年以前，一是懷王十八年至頃襄王三年。這時他都沒有放逐在外。但我們試看這幾句：

「故衆口其鑠金兮，

初若是而逢殆。」

「欲釋階而登天兮，

猶有曩之態也！」

『九折臂而成醫兮，

吾至今乃全知其信然。』

曰『初』，曰『曩』，曰『至今』，可見作這篇時至少已是第二第三回的失敗了。這一點便可證明第一個可能的時代實在是不可能的。在第二個時期內，又有兩個可能的年代：一是二十四年絕齊時，一是二十九年入秦時，因為這都可引起屈原的諫諍。但二十四年既可引起他與懷王的衝突，則他的『遇罰』便不會遲至二十九年了。這便可證明惜誦必作于二十四年或略後。

關於惜誦的時代，有三種異說：

- (一) 在再放至江南後。這是王逸的主張，見楚辭章句。
- (二) 在懷王十六年絕齊時。這是林雲銘的主張見楚辭。

燈。

(二)在離騷前。這是蔣驥的主張，見山帶閣註楚辭。

王氏之誤誤于不明文義，林氏之誤誤于未注意新序裏的記載，蔣氏之誤誤于未注意原文裏『初』『曩』『至今』等字樣。這都是顯而易見的，不必細說了。

(三) 再放與自沉

民生稟命，

各有所錯兮。

定心廣志，

余何畏懼兮？

知死不可讓，

願勿愛兮。

明告君子：

吾將以爲類兮。

——懷沙。

懷王二十九年，秦昭王約他會於武關。懷王欲行。屈原（昭
唯？）諫道：『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而懷王幼子
子蘭勸他走：『奈何絕秦歡！』懷王信了兒子的話，便走了。既進
了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圍了他以求割地。懷王不許，遂留于秦。
太子橫卽位，便是頃襄王。頃襄王二年，懷王亡走趙，趙不敢納；
又回到秦國，便生了病。第三年，懷王死于秦，秦歸其喪。此時兩
國國交完全斷絕（其實不久又恢復了）。

這事的罪魁自然是子蘭，而頃襄王反請他做令尹。這事便引起

了全國人民的公憤，而屈原尤其是不滿意，大約總說了些激烈的恨話。子蘭聽見了，大怒，便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頃襄王。頃襄王不詳加察，便又放他出去。以常理測之，這事總在懷王死後不久，大約在頃襄王三年或四年，原年近五十了。

司馬遷說他這回放逐是在江南。屈原作品中有一篇涉江，所記的路程是在江南的，大約便是這次放逐後的作品了。可是他記事却從鄂渚記起，便要引起我們的懷疑。試問他從郢都出發至溱浦，何須走到鄂渚呢？（郢都都在今湖北西部，鄂渚在今湖北東部，溱浦在今湖南西部。）這個疑惑還得請哀郢來解釋。這篇所記的路程是從郢都起，至夏浦爲止。這夏浦與鄂渚是很相近的，都在現在的武昌附近。這一點便明明白白的告訴我們說，涉江所記的是接着哀郢而

來的。由此可知，哀郢一定也是再放後的作品，而且一定在涉江之前。（王逸與姚鼐認哀郢所記的是懷王時的放逐，一來沒有注意到哀郢與涉江的銜接處，二來也沒有注意到抽思裏的記載。）我們現在敘述屈原這回放逐的路程，便是根據這兩篇的。

哀郢說：

『民離散而相失兮，

方仲春而東遷。』

『出國門而軫懷兮，

甲之朝吾以行。』

由此便知他這回放逐是在二月裏，可補史記之不足。至于在那一個甲日，我們便無從考知了。這篇又說：

『去故鄉而就遠兮，

遵江夏以流亡。』

『過夏首而西浮兮，

顧龍門而不見。』

由此可知他是從郢都沿水向東行的。他剛到了夏首，却已充滿了別意，便要回首望龍門（楚都城門）了。夏首即中夏口，是夏水發源之地，萬不可與夏口（即夏浦，爲夏水入江之地）相混。哀郢又說：

『背夏浦而西思兮，

哀故都之日遠。』

夏浦即今之漢口。這是這篇所記的最東的地名了。至于他是否再向東去，我們無從考知；但涉江裏的敘事既是從此繼續下去的，可見

他大約沒有再向東走。

蔣驥在山帶閣註楚辭裏曾引下文『當陵陽之焉至兮』一句，證明屈原曾到現在的安徽的南部。這恐怕是錯的。這句裏的『陵陽』二字並非地名。一來呢，戰國時並無名『陵陽』的地方，至西漢時始有，爲丹陽郡十七縣之一，在今安徽南部。這是鐵證。二來呢，若『陵陽』確係地名，則下文不當有『南渡』字樣；因爲在陵陽附近的長江的方向是自西南向東北的。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證據。戴震以爲這裏『陵』是動詞，『陽』爲『陽侯』之省文，是以水神而借指大波浪的。故這與屈原的路程並無關係。

思美人大約就是這東行期內的作品。王逸等認爲再放後的作品，不過與我的意見偶合，那是不足道的。林雲銘方晞原等人認爲

放于漢北時作的。他們指出的證據是：

『指蟠冢之西隈兮，

與纁黃以爲期。』

『吾且儻個以娛憂兮，

觀南人之變態。』

『獨煢煢而南行兮，

思彭咸之故也。』

蟠冢是山名，爲漢水發源之地，因此他們便說這是放于漢北時作的。但屈原本想請造父爲御者，來到這山的西麓去。造父相傳爲周穆王時善御的人，難道他真能替六百多年後的屈原做御者嗎？可見這與離騷裏向處妃與二姚求婚是同樣的理想，決不能據以爲證。

（這與悲回風裏提及河淮是不同的。）其餘幾句裏有『南人』『南行』等字樣，林方二氏便也認爲作于漢北之證。其實這與抽思裏的『南山』『南指』『南行』不同。抽思所說南行是要娛心的，故可證明作于故都之北；現在思美人裏的南行是思彭咸的，便與郢都無關了。又如抽思望見南山便流涕，那是思鄉心的表現；但在思美人裏看見南人的變態却說是娛憂的，便不近情理了。而且抽思說『望南山』是遠望，思美人說『觀南人』却是近觀；一遠一近，地位便迥異了。故林方二氏之說是不能成立的。

我們若假定此篇爲再放後作的，便比較的易于解釋。南人是指楚國南鄙之人，屈原于無聊中以觀他們的變態來娛憂是很近情理的事。所謂南行以思彭咸，大約因爲南方有洞庭沅湘，處處可以達到

他自沉的目的。但這篇作于再放時的最明顯的證據是：

「開春發歲兮，

白日出之悠悠。

吾將蕩志而偷樂兮，

遵江夏以娛憂。」

這幾句可與哀郢對看：

「民離散而相失兮，

方仲春而東遷。

去故鄉而就遠兮。

遵江夏以流亡。」

這兩段所述時地的相符，便可證明思美人確是作于再放東行時。

他既到了現在的湖北東部，大約又寓居了好幾年，却終等不到召回的消息。正在這等的不耐煩的時候，哀郢便產生出來了。這篇前半部追叙出發時的路程及情景，後半表示要歸故鄉。他說：

『曼余日以流觀兮，

冀一反之何時？

鳥飛反故鄉兮，

狐死必首丘。』

這幾句便是後來向西南行的張本。

哀郢的時代，我們在上文已討論過。最早這樣主張的，是清人

蔣驥。林雲銘以爲這篇的時代還在涉江之後，與懷沙，惜往日同

時。這說的謬誤是顯而易見的。他大概是誤于『至今九年而不復』一

句。歷來研究屈原的人差不多沒有一個不以爲這篇作于放逐後第九年上。林雲銘把這篇的時代移後，大概是爲了這一點；蔣驥把屈原死時定于頃襄王十五六年，也是爲了這一點。他們兩人都錯了。哀郢的時代固然不能移後，屈原自沉的時候又何能遲至這個時候呢？我們在上文已證明他的生年是楚宣王二十七年了。自這年至頃襄王十六年共計六十一年（西歷前三四三年至前二八三年）。六十多歲的風燭似的老逐臣還待他自沉嗎？恐怕早就要與世長辭了！於是我們不得不懷疑到那一句裏的九字上去了。

我們須知：古書中的九字大都是表無定數的靜字（Indefinite Numeral Adjective）。我們試看屈原作品中用這字的幾處：

『指九天以爲正。』——離騷。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全。

「雖九死其猶未悔。」——全。

「魂一夕而九逝。」——抽思。

「九折臂而成醫兮。」——惜誦。

又如天問裏的『九重』，『九天』，『九子』，『九則』，『九首』，『九衢』——什麼東西的數目總是九。我們再看楚辭以外的九字，如：

「鶴鳴于九臯。」——小雅，鶴鳴。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孫子。

「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全。

「若九牛亡一毛。」——司馬遷，報任安書。

『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全。

『自期三年歸，

今已歷九春。』——曹植，雜詩。

以上不過隨便舉了一些；我們看了這十七個例子，很可知道九字並不指什麼確定的數目，是一個誇張過甚的靜字，（參看汪中的釋三九）。『至今九年而不復』的九字也是如此，不過表示他已經放逐了好幾年了，並不說他確實放了九年。九字固然有時也用來表實數，但在這兒是不可能的：一來呢，他處于這種境地，未必能把年數記的很清楚；二來呢，他是一個好動的人，未必能忍耐這種生涯到八年。至于他在那邊究竟居了幾年，我們無從考知，大約至多也不過四五年罷了。

哀郢的亂辭已說要返故鄉，故頃襄王雖不召回他，他却自動的向西走了。涉江便是從此記起的。他說：

「乘鄂渚而反顧兮，

欸秋冬之緒風；

步余馬兮山臯。

『郢余車兮方林。』

這一段敘未到洞庭時的路程。（方林大約是鄂渚與洞庭間的地名。）他向西南走到與洞庭很相近處，便是一個兩溪的歧路了。若仍沿江走，便回到郢都；若沿另一條水，便到洞庭。但他不敢到郢都，故終於到了這大湖裏來了。他走的高興，便一直向西南走，故說：

「乘船船余上沅兮，

齊艤榜而擊汰。」

「朝發枉渚兮，

夕宿辰陽。」

「入溱浦余儵徊兮，

迷不知吾之所如。」

沅水到了北緯二十八度南一些，便遇到辰水；辰陽大約是辰水之北，沅水附近的地名。枉渚不知在何處，但距辰陽總是很近的，因為屈原時一日的水程總沒有多麼遠的。沅水再向南去，便又遇到溱水；現在的溱浦是在溱水之北，不知古時是否在此，但總也差不了許多。這是涉江中所記的最南的地名；他是否再向南行，我們無從

考知。

涉江自然是這時的作品。這篇代表兩種不同的情緒。當他初走時，一方面因爲等不到召回的消息而憤激，一方面又因走近郢都而躊躇滿志。故他說起話來非常高亢：

『被明月兮佩寶璐。

世溷濁而莫余知兮，

吾方高馳而不顧！

駕青虯兮驂白螭，

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

登崑崙兮食玉英。

吾與天地兮比壽，

與日月兮齊光！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

且余將濟乎江湘。』

不料到後來越走越越南，竟走到峻高蔽日的山中，又是幽晦多雨，又是霰雪無垠，於是屈原軟化了，又回到憂讒畏譏的本來面目來了：

「哀吾生之無樂兮，

幽獨處乎山中：

吾不能變心以從俗兮，

固將愁苦而終窮！……

與前世而皆然兮，

吾又何怨乎今之人？

余將董道而不豫兮，

固將重昏而終身！」

這二段裏『兮』字位置的變遷，也是值得注意的。他若在句中，則二字或三字一頓，音調便覺輕快；若在句末，則六字或七字一頓，音調便覺遲重。高亢的情緒必輔以輕快的音調，故前半篇的兮字便在句中；憂愁的情緒必輔以遲重的音調，故後半篇的兮字便在句末。由此可知，在屈原的詩歌裏，形式與內容是完全調和的。後來模仿的人便亂用了。

他在溆浦一帶寓居的時候是不會長久的，因為他南行本非心願。他不久便反向北行，大約與在夏浦時向西南行是同樣的要返故

鄉。這回北行雖無明文，但他自沉于汨羅便是鐵證。他到了洞庭，于是岐路又來了：一條是回到夏浦的，一條是回到郢都的。他既不日到前一處，又不敢回到後一處，便在洞庭附近找到一個汨羅做他追蹤彭咸的捷徑了。

在他自沉之前，有一段軼事很可表示他的志趣：

『屈原既放，遊于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于斯？」』
『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

何不瀉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餉其糟而歎其醜？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

『「滄浪之水清兮，

可以濯我纓；

滄浪之水濁兮，

可以濯我足。』」

『遂去，不復與言。』」

這篇便是所謂『漁父』。這雖不是屈原的作品（詳後），但所記的話與屈原的思想並無抵觸之處，故也不妨認爲事實。

懷沙大約作于自洞庭南行至汨羅時，故說：

『滔滔孟夏兮，

草木莽莽。

傷懷永哀兮，

汨徂南土。』

相傳他自沉是在五月五日；這裏說孟夏，可見是作于死前一月，故說的很決絕：

『定心廣志，

余何畏懼兮？

知死不可讓，

願勿愛兮。」

他爲何竟到這視死如歸的境地呢？因爲他覺得已經是絕望了。他說：

「夫惟黨人之鄙固兮，

羌不知余之所藏！」

「文質內疏兮，

衆不知余之異采；

材朴委積兮，

莫知余之所有。」

「重華不可迕兮，

孰知余之從容！」

「世溷莫吾知，

人心不可謂兮。」

因別人不知他的才德，故要排斥他，故既排斥了也不想召回他。到了這時，屈原認爲沒法想了，故終于自沉了。

据史記的屈原傳，懷沙是他將自沉時的作品。我們只消把原文略讀一下，便知司馬遷說的不錯；故對於這篇的時代，却是不必細說的。但我們須知：此外還有一篇也是將自沉時的作品。人們到將死時，常常要回想到這一生的事實；屈原自沉時，總也有一番回憶的。這回憶便是惜往日。他先叙從前的政績，次述今日的放逐；于是又連想到百里伊尹之幸而遇，子胥介子之不幸而不遇。到末段，

又想及那頃襄爲君，子蘭爲令尹時的『背法度而心治』的政治，便覺亡國之禍懸于眉睫，故終于『自忍而沉流』了。

這篇是所謂『九章』中最後的一篇。『九章』是下列九篇的總稱：

1 惜誦；

2 涉江；

3 哀郢；

4 抽思；

5 懷沙；

6 思美人；

7 惜往日；

8 橘頌；

9 悲回風。

這是從前的次序。這次序是很不通的。我們現在已知他們各有各的時代了，試問這與時代不相符合的次序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把他們合在一起，原也沒有什麼關係；但王逸竟因此誤認他們是同一時期內的作品，處處牽涉到放逐上去，便大上其當了。清代的楚辭學者漸漸的能够打破這一個束縛了，然而終不能不受這種不通的次序的影響。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史記只散稱「哀郢」、「懷沙」，東方朔的仿作只有七篇：此可證漢武帝時尚無「九章」之總稱。我們如今不能再上他的當了。

這幾篇在我們對於屈原一生事實的研究上，有很大的幫助。我們現在所有的關於屈原的記載，只有司馬遷的屈賈列傳。但這篇既

夾雜了許多借題發揮的牢騷話，又有好幾處闕文，故我們所得實在有限的很。好在有這所謂『九章』的幾篇——尤其是惜誦，抽思，思美人，哀郢，涉江及懷沙等六篇——我們才能考出他受罰與初放再放的各種事實。然而他們的價值也僅止于此。無論前人怎樣恭維，我總覺得這幾篇實在不能增高屈原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位置。爲什麼呢？這是因爲他們大都具有兩種很重要的缺點：

(一) 表情之單調。我們讀九章時，常常覺得他說來說去只是『王聽不聰，讒諂蔽明』一句話。如惜誦，思美人，惜往日，懷沙及抽思的前半篇，那一句不是說的這些話呢？這一點很容易使讀者生厭。

(二) 格言式的句子。九章裏所含的格言是很多的。只就懷

沙而言，我們可指出這幾處：

「利方以爲圓兮，

常度未替。

易初本迪兮，

君子所鄙。」

「內厚質正兮，

大人所盛；

巧倖不斲兮，

孰察其揆正？」

「非俊疑傑兮，

固庸態也！」

「重仁襲義兮，

謹厚以爲豐。」

又就惜誦一篇而言，我們可指出這幾處：

「言與行其可迹兮，

情與貌其不變：

故相臣莫若君兮，

所以證之不遠。」

「吾聞作忠以造怨兮，

忽謂之過言；

九折臂而成醫兮，

吾至今乃知其信然。」

這都不能算爲『真詩』。

這兩種缺點是就九章全體說的。但這九篇原不該合在一起，故我們不能因多數有缺點而埋沒那無缺點的少數。例如哀郢，便能擺去單調的抒情，變而爲敘事的詩；又如悲回風，便能擺開格言式的句子，進而以縹渺的理想來表情。例如：

『紕思心以爲纒兮，

編愁苦以爲膺；

折若木以蔽光兮，

隨飄風之所仍。』

又如：

『上高巖之峭岸兮，

處雌蜺之標顛。

據青冥而攄虹兮，

遂儵忽而捫天。

吸湛露之浮涼兮，

漱凝霜之雰雰。

依風穴以自息兮，

忽傾寤以嬋媛。」

我們再回看惜誦思美人等篇，便覺味同嚼蠟了。（悲回風首段尚有

『孰虛僞之可長』之類的句子，以後便沒有了。）然而藝術上最見

長的要算是涉江。這篇有悲回風裏那種理想，又有哀郢裏那種叙

事，却沒有其餘各篇裏那種呆板的情緒與呆板的語句。我在上文說

過，這篇表現兩種不同的情緒。這兩種表現都是很真切的：我們讀了前半篇，便覺得活現一個『慨當以慷』的人；我們讀了後半篇，便覺得活現一個『憂纔畏譏』的人。尤其可使我們驚奇的便是，他竟能把這兩種絕端相反的情緒容納在一篇裏，毫無牽強的痕迹。這一點不够使我們佩服嗎？九章中能做離騷的『接武』的，只此一篇而已！

屈原還有一篇奇奇怪怪的作品，叫做天問。這篇有兩大缺點：
(一)文義晦澀。這篇有幾處很費解。例如：

『昏微遵迹，

佚狄不寧；

何繁鳥萃棘，

負子施情？』

『中央共牧，

后何怒？

蠶蛾微命，

力何固？』

這幾句所含的隱僻的典故，再博雅的人也要敬謝不敏了。此外如『靡薜九衢』『啓棘賓商』『白霓嬰茀』『平脅曼膚』等句，誰也不能下一句滿意的注釋。這是第一個缺點。

(二)文理錯亂。這篇並無結構，只是混說罷了。例如：

『鮫何所營？

禹何所成？

康回憑怒，

地何以東南傾？』

這是史事與不相干的神話相連。又如：

『登立爲帝，

孰道尙之？

女媧有體，

孰制匠之？』

『悞過更改，

我又何言？

吳光爭國，

「久余是勝。」

這是神話史事與不相干的議論相連。這種上下文不相銜接之處，在天問裏是很多的。這是第二個缺點。

從這兩個缺點上，我們很可窺見這篇的時代。我以為這一定是他極煩惱的時候隨便謔起來的，而且也必非一時所謔的，否則作品決不至這麼拙劣。而王逸却說：

「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昊旻，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塹山川神靈，琦瑋儵倏，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舒瀉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爾。」

（楚辭章句。）

這段話很好笑。既說『彷徨山澤，經歷陵陸』了，怎麼又見『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呢？難道廟及祠堂是在山澤陵陸間的嗎？既說是『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了，怎麼能任意『書其壁，呵而問』呢？廟及祠堂的尊嚴何在？可見這不過是漢代學究相傳的謬說罷了，決不能作證。不料梁任公先生竟根據這一點，說道：

『我想這篇或是未放逐以前所作，因為「先王廟」不應在偏遠之地。』（見屈原研究，載在十一年十一月份學燈及晨報附刊裏。）

但這篇若真作于未放時，則對於這篇藝術之拙劣，將怎樣解釋呢？而且屈原在這篇裏竟懷疑到君主的來路，若他作這篇時尙未經歷種

種逆境，這種懷疑何從發生？（參看後文論本篇思想處。）而且梁先生既根據了王逸的『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兩句，怎麼又忘掉上文『屈原放逐』的明文呢？可見這更是附會之附會，不足置辯了。

這篇雖費解而且無次序，但只消仔細研究一下，便知其內容不外這三種：

（一）關於自然界的。 例如：

「天何所杳？」

「十二焉分？」

「日月安屬？」

「列星安陳？」

(二)關於史事的。例如：

『桀伐蒙山，

何所得焉？

妹嬉何肆，

湯何殛焉？』

(三)關於神話的。例如：

『雄虺九首，

倏忽焉在？

何所不老？

長人何守？』

以這樣豐富的材料，既大部分是我們所不知道的，而又顯的沒有次

序，遂使二千年來的讀者不能明瞭他的意義，遂使柳宗元的大對也免不了種種牽強與附會。

這樣雜亂的晦澀的問題合在一起，實在沒有什麼文學的價值，實在不能叫做『詩』。但若把這二百個問題分開來看，偶然也可以找得一些很有深意的話，可以推知屈原作這篇的原意。他想到那些惡因得善果的事情，便要問：

「何肆犬豕

而厥身不危敗？」

「何變化以作詐

而後嗣逢長？」

他想到這國滅，那國強，這姓興，那姓亡，便要問：

『皇天受命，

惟何戒之？

受禮天下，

又至使代之？』

從這些不平之鳴，我們很可窺見屈原的思想。他以為世界一切事情都有人主宰着，然而這個人的措置也有失當處，也有不可思議處，故他要發這些疑問了。但他的最深刻的疑問是：

『登立爲帝，

孰道尙之？』

在別篇裏，他的思想集中於一個國君。但既到了這個地步，熱心的屈原也要灰心了，故在那懷沙裏便說了五六個『莫余知』，故在天

問裏便要進一步的對于君主發生根本上的疑問了。這個疑問是屈原思想所經路程的最後一點。

還有一點，我們也該注意。屈原作品中叶韻的格式是很單調的，但在天問裏卻不同了。我們歸納起來，可得五種：

第一式

(例)

——

甲

遂古之初，

——

乙

誰傳道之？

——

丙

上下未形，

——

乙

何由考之？

第二式

(例)

——

甲

圖則九重，

乙 孰營度之？

甲 惟茲何功？

乙 孰初作之？

第三式

(例)

甲 鯀何所營？

甲 禹何所成？

乙 康回憑怒，

甲 地何以東南傾？

第四式

(例)

甲 日安不到？

甲 燭龍何照？

乙 義和之未揚，

乙 若華何光？

第五式

(例)

甲 雄虺九首，

甲 條忽焉在？

甲 何所不老？

甲 長人何守？

(註) 字之叶否，均依清代學者們研究古音的結論而定。

『甲』『乙』等字是表叶與不叶的，(甲與甲叶，乙與乙叶)；

西文用字母，中文則只好用『甲』『乙』。

此處我們尙當注意一件事。楚辭中叶韻格變化最多的，除天問外，

首推九歌。我們若歸納九歌的叶韻式，便知與天問完全一樣，沒有一些兒參差。這便是屈原所受九歌的影響之一例了。（九歌的時代詳後。）

天問雖是陸續謠起來的，但也可算是他的絕筆。不久他便自沉了。這自沉的來源很遠。他在壯年所做的離騷裏已說『願依彭咸之遺則』『吾將從彭咸之所居』了。後來放于漢北，處于河淮漢三大水之間，更要『從子胥而自適』『悲申徒之抗迹』了。幸而不久便召回，故沒有實現。再放時亦水路居多，常常徘徊于洞庭沉湘之間，故彭咸子胥申徒等人的故事一刻也忘不掉。既久等不到召回的消息，便決計實行自沉了。這個事實與地點的最早的記載是賈誼的

弔屈原賦：

「仄聞屈原兮，

自湛汨羅。」

略後，莊忌的哀時命裏也說：

「子胥死而成義兮，

屈原沉于汨羅。」

這些話大概都是可靠的。汨羅在今湖南湘陰縣之北。

相傳他死于五月五日。荆楚歲時記說：

「按五月五日競渡，俗爲屈原投汨羅日，傷其死，故並命舟楫以拯之。……而觀之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時迎伍君，

逆濤而上，爲水所淹」，斯又東吳之俗，事在子胥，不關屈

『平也。』

著者宗懷是晉人，已不能斷定了。胡適之先生以爲五月五日本是古代的節氣（參看史記孟嘗君列傳），後來把他『理性化』過，東部人便歸之子胥，中部人便歸之屈原。這是不錯的。但懷沙是他將自沉時的作品，裏邊說及『孟夏』，則他的自沉也許恰在這日。

他自沉究竟在那一年呢？這個還得從他的作品中推求去。哀郢裏『九年』二字之不可靠，我在上文已說過了；如今只能根據常理來推測，把推測的結果列表如下：

（再放第一年）二月自郢都沿江東行至夏浦。

（？第五年）自夏浦沿江西南行至洞庭，再沿沅水至溁浦。

（？第六年）自溁浦沿沅水東北行至洞庭。

(? 第七年) 四月自洞庭南行至汨羅。五月五日(?) 自沉。
這第七年便是頃襄王九年或十年。時屈原年已五十四五了。

(四) 餘論

隻眼須憑自主張，

紛紛蓺苑說雌黃。

矮人看戲何曾見？

都是隨人說短長！

——趙翼，論詩。

我們研究屈原的人，在看完前人的主張以後，在立定自己的主

張以前，應該先把下列兩個問題弄的清清楚楚：

(一) 屈原這人究竟有無？若有呢，究竟是何時人？

(二) 那幾篇是屈原的作品？那幾篇不是？

我對於這兩個問題的答案是：

(一) 屈原這人是有的。他是戰國時人。

(二) 屈原的作品共十一篇：

1 橘頌。

2 離騷。

3 抽思。

4 悲回風。

5 惜誦。

以上五篇作于懷王朝，（即西前四世紀末年）。

6 思美人。

7 哀郢。

8 涉江。

9 懷沙。

10 惜往日。

11 天問。

以上六篇作于頃襄王朝，（即西前三世紀初年）。還有十六篇，有人認爲他作的，我卻以爲不是：

1 九歌（十一篇）。 12 遠遊。

13 卜居。 14 漁父。

15 招魂。 16 大招。

根據這兩個答案，便生出上邊二萬字的評傳。但這兩個先決問題的答案，實有詳細說明的必要；故附在評傳之後，作爲『餘論』。

要證明屈原這個人是有的，并且證明他是戰國時人，並不是件

困難的事。我們只消舉一篇司馬遷的屈原傳便够了。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便在這篇傳記的真僞上。胡適之先生曾舉出兩個理由來證明這篇不是司馬遷作的：

(一)『傳末有云：「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司馬遷何能知孝昭的諡法？一可疑。孝文之後爲景帝，如何能說「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二可疑。』

(二)『屈原傳叙事不明。……既疏了，既不復在位了，又使于齊，又諫重大的事，一大可疑。前面并不曾說流放，出使于齊的人，又能諫大事的人，自然不會被流放。而下面忽說「雖流放」，忽說「遷之」，二大可疑。「秦虎狼之國，不可信」

二句，依楚世家，是昭睢諫的話。「何不殺張儀」一段，張儀傳無此語，亦無「懷王悔，追張儀不及」等事。三大可疑。懷王拿來換張儀的地，此傳說是「秦割漢中地」，張儀傳說是「秦欲得黔中地」，楚世家說是「秦分漢中之半」。究竟是黔中是漢中呢？四大可疑。前稱屈平，而後半忽稱屈原，五大可疑。」（見讀楚辭，載在努力增刊的『讀書雜誌』第一期裏。）這一個攻擊好像是很利害，但我們只消仔細研究一下，便知道這七個疑點中有些是不能成立的，有些是很易解釋的。

第一項理由所列兩個疑點是可以成立的。但崔懷瑾先生曾指出傳末幾句是褚少孫補的，（見史記探源），而胡先生卻因這極小部分而牽動全文，比較下來似以崔說爲妥。

第二項理由的五個疑點都是不能成立的。今分段辯明于後：

(一) 他是一個親齊派，這便是他使齊的原因。到他歸國時，拿特使的資格來諫，有何不可？

(二) 史記中闕文和錯簡是很多的。所有上下文不很符合之處，都是爲此。我們似乎不必因此而疑及本文的真僞。

(三) 及(四) 這都是記載上的互異，我們如今不能定孰是孰非，故不能借來證明這篇的僞造。(而且屈原傳的記載大都與楚世家相符合，只有張儀傳獨異。我們只能據以攻擊張儀傳而不當攻擊屈原傳。)

(五) 這或者是胡先生沒有細看原文，因爲前半篇裏也有稱『屈原』的，如『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一句。且第一句就說

「屈原者名平」，則原文當可互易。

由此可知這些反證都是似是而非的。

而且我們試思司馬遷作史記時，是處于怎樣的環境呢？他不是自比于文王的演易，左丘明的作國語嗎？屈原的境遇與他自己很相類，他在報任安書裏提及，又在史記自序裏提及。那麼他在史記裏給他一篇傳紀，不是一件很可能的事嗎？（這篇裏大部分是借題發揮的話，我們也該注意。）而且我們即使撇開了這篇傳記不談，其餘的證據還多着呢。除了報任安書與史記自序以外，楚世家裏也提及，張儀傳裏也提及。在司馬遷以前的還有賈誼的弔屈原賦及莊忌的哀時命。難道這幾篇都是偽造的不成？

以上都是就現存的關於屈原的各種記載上說明的。我們同時也

可拿古代文學史來證明屈原的存在：我們可以看看屈原以前及以後的楚語文學的狀況。

當西歷紀元前一〇〇〇年的時候，現在的長江流域一帶還是很荒蕪的。故楚大夫析父追叙道：『昔我先王熊繹，僻在荆山；華露 藍蕪，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熊繹是周成王時的楚君。）這一帶文化的發展，大約還在四五百年以後。說苑裏載兩首楚國的詩：一首是『子文之族』，約當西歷前六五〇年左右；一首是『薪乎，菜乎』，約當西歷前六〇〇年左右。前一首不過是押韻的散文，後一首才略有些詠歎的意思。我們把這首抄在這裏，作爲楚語詩歌的起源：

『薪乎，菜乎！』

無諸御己，

訖無子乎！

『菜乎，薪乎！』

無諸御己，

訖無人乎！』

這首分爲兩章，只換韻，不換意，與國風裏的詩很相似，大約是靠得住的。此外可靠的楚語古詩還有這幾首：

1 孫叔敖歌（見史記。）

2 越歌謠（『君乘車』，見風土記。）

3 漁父歌一（『日月昭昭乎』，見吳越春秋。）

4 二（『日已夕矣』，全上。）

5 三（『蘆中人』，全上。）

6 越人歌（『今夕何夕兮』，見說苑。）

7 庚癸歌（『佩玉蘂兮』，見左傳。）

8 接輿歌（『鳳兮，鳳兮』，見論語。）

9 滄浪歌（『滄浪之水清兮』，見孟子。）

10 吳夫差時童謠（『梧宮秋』，見述異記。）

這幾首都載在馮惟訥的古詩紀裏。馮氏還從搜神記，靈寶要略，

孔子家語，琴苑要錄，瑟操等書裏引了十幾首南方的詩，但恐怕是

不很靠得住。吳越春秋裏所載楚越吳的詩也有十多首，但我以為只

有那三首漁父歌或者是可靠的。述異記本來也不可靠，但如『梧宮

秋，吳王愁』這種自然而又悲壯的歌謠也許是真的。史記裏的孫叔

敖歌雖名不副實，但這也許是司馬遷的疏忽，當時總真正有一首的，故也列在裏邊。我們現在所能搜集的可靠的楚語古詩，盡于此了。（但我們總該知道，所存的一定抵不到原有的十分之一；因爲若無總集把他們聚起來，是很容易散失的。）那幾首中除了子文之族，薪乎菜乎及孫叔敖歌三首以外，都是西歷前五〇〇年左右的作品。他們可算做離騷等篇的遠祖。

略後便有九歌發生。我們攤開了成見來研究這幾篇，便知他們當分成三類：

(一) 輓歌：國殤。

(二) 祭歌：東皇太一，雲中君，東君，禮魂。

(三) 戀歌：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山鬼。

因此，我們便知他們的地域也當分爲三處。那時的戰爭大都在楚國的北部，第一類大約是此處的產品。第二類各篇有『上皇』『壽宮』『天狼』『玉珥』等名詞，可見決非民間的祭歌，故可斷定是楚國中部——郢都——的產品。第三類各篇常常提及洞庭江湘沅澧，山鬼的山景也與涉江相類，他們大概是楚國南部的產品。這十一篇是前五，四世紀的作品（詳後），可算做離騷等篇的近祖。

我們研究屈原的人，心上總要問：像離騷那樣偉大的作品爲何在那時突然發生呢？這問題在從前是無人能答的。現在我們知道楚辭在屈原前已有了三四百年的醞釀，故離騷等篇之發生也成了勢所必至的事了。這是用楚辭進化史來證明屈原的存在。

其次，我們再向後看看屈原以後五百年間的秦漢文學。這一時

期內的詩歌，可說全是受這位大詩人的影響。我們可把他們分成二類：

(一) 模仿屈原的作品文學。這類的東西是很多的，如東方朔的七諫，莊忌的哀時命，劉向的九歎，揚雄的反離騷，王逸的九思等等，都是。

(二) 從屈原的作品變化來的文學。我們都知道秦文學以刻石爲最重要，漢文學以賦爲最重要。其源都來自屈原。秦刻石是李斯一人的作品，他自己也是楚人，而他的先生荀卿又是屈原的私淑弟子。楚辭之爲賦的祖宗，現在似已不成問題了——藝文志竟直接稱屈原的作品爲『賦』。(漢賦的形式大都是把楚辭散文化過的，但如弔屈原賦，李夫人賦，大人賦，甘

泉賦、思立賦等篇的形式遠與離騷一樣。）

試問這樣偉大的影響，我們將怎樣解釋呢？在這儒學一尊的時代，相傳爲孔子手定的詩經在秦漢文學上的影響却遠不及楚辭。若非有屈原這樣一位大詩人，若非把他的時代定在周末，我們竟索解無從了。

由此看來，屈原的存在及時代，是無甚疑義的了。胡適之先生也知道只攻擊屈原傳還是不夠，故再舉兩個理由來證明傳說的屈原不會發生在秦漢以前：

(一)『屈原明明是一個理想的忠臣，但這種忠臣在漢以前是不會發生的，因爲戰國時代不會有這種奇怪的君臣觀念。』

(二)『傳說的屈原是根據于一種儒教化的楚辭解釋的。但我

們知道這種儒教化的古書解是漢人的拿手戲。」（見讀楚辭。）

第一條理由的反證很多，如比干、伯夷、介之推、申包胥等人的故事及離騷、楚雖三戶等篇詩歌都是。（離騷之爲戰國時的作品，有許多方言可資考證，現在似已不成問題了；而且胡先生在讀楚辭裏也承認這一點的。）胡先生那條理由本來也能成立，因爲戰國時的君臣觀念是比較的薄弱些。但時代思潮決不能限制『旁逸斜出』的天才。至于第二條理由，却不能成立了。我們須知傳說的根據的時代是不相干的。比如現在民間傳說的諸葛亮是根據于千餘年後的三國演義的，我們難道也去懷疑諸葛亮的時代？而且我們也可說這傳說是根據于離騷的，因爲這篇裏確有許多思君的話。

我們說到此處，便又要連想到所謂『屈原傳說』了。我們現在

研究一切古代的詩歌，只能就文論文；對於原文裏的話，也不該添出一些，也不該隱藏一些。後人把九歌及橘頌也附會了許多思君的話，那顯然是不對的。但離騷及九章（除去橘頌）裏思君的話，却是不可磨滅的事實，並不是出于腐儒的附會；若必要不承認這種傳說，依我看來是不可能的事。胡先生打破道學的文學觀念的精神是我所很佩服的，只可惜有些矯枉過正了。我們總要除去一切偏見，方能產生公平的主張。

以上是說明我對於第一個先決問題的答案。

其次，我們再討論屈原作品的問題。漢書藝文志的詩賦略載屈原存賦二十五篇。這數目有三種算法：

(一)以『九歌』爲十一篇，加離騷、天問、九章(九篇)，卜居、漁父、遠遊，共二十五篇。此說自王逸以下均宗之。

(二)以『九歌』爲十篇，(以禮魂爲『送神之曲』，爲前十篇所通用)，除離騷等十四篇外，加招魂爲二十五篇。此說爲王船山所創。近人馬其昶及梁任公有贊成此說的傾向。

(三)以『九歌』作九篇計，(以山鬼、國殤、禮魂合成一篇)，除離騷等十四篇外，加大招、招魂二篇爲二十五篇。此說爲清人黃文煥所創，後來林雲銘的楚辭燈及蔣驥的山帶閣註楚辭仍之。

這三說都是由九歌篇數有伸縮的餘地而起的。依我看來，在編輯藝文志時，屈原的作品或確有二十五篇；但依現在所存者考之，則至

多只有十一篇。王船山林雲銘等人所加的招魂與大招尚有他項證據可證明不是屈原作的。此外二十五篇中，尚有十四篇的作者也是可疑——這便是九歌（十一篇），遠遊，卜居，漁父。因此，只剩了十一篇了。

九歌之非屈原的作品，胡適之先生首先在讀楚辭裏這麼主張。他說：

『九歌與屈原的傳說絕無關係，細看內容，這九篇大概是
最古之作，是當時湘江民族的宗教舞歌。』

九歌是否全係『湘江民族的宗教舞歌』，尙待商榷；但他們之爲『最古之作』，似乎是絕對的事實。胡先生當時並未詳細說明，後來在我們的談話裏，他舉出兩條很重要的理由：

(一) 若九歌也是屈原作的，則楚辭的來源便找不出，文學史便變成神異記了。

(二) 九歌顯然是離騷等篇的前驅。我們與其把這種進化歸于屈原一人，寧可歸于楚辭本身。

這都是用文學史的眼光來斷定九歌的時代，我以為是很不錯的。我們在上文雖已考出了楚辭的遠祖，但那些楚語古詩大都產生于前七，六世紀。自此時至屈原，尚有二百多年，竟無可靠的詩歌留傳下來。若說是年久失傳，則爲何前後都有，而獨少此時期內的？我們若把九歌填補在內，則在楚辭進化史上自然更易解釋了。但我們最該注意的是第二條理由。我們只消把楚辭約略研究一下，便可知離騷等篇確是從九歌演化來的。篇幅的擴張，內容的豐富，藝術的

進步，都是顯而易見的事實。我們若懂得一點文學進化的情形，便知這個歷程決不是一個人在十年二十年中所能經過的。齊梁至初唐二百年間似律非律的詩歌，便是文體成立遲緩的妙例，的鐵證。卽樂府之變爲詞，也經過了數百年的醞釀。故這不但是『與其』與『寧可』。簡直是『可能』與『不能』的話了。至于他們的時代，大約在前五世紀；因爲從形式上看來，他們顯然是楚語古詩與離騷間的過渡作品。（參看上文述楚辭進化史的一段。）

遠遊的著者，一向以爲是屈原。近來胡適之先生在讀楚辭首先懷疑過，但並未詳細說明。我否認這篇的理由是：

（一）這篇所舉人名大都爲屈原時所無。例如韓衆（卽韓

終），本是秦始皇時的方士，于三十二年同侯公石生一起『求

仙人不死之藥」的，（見史記始皇本紀）。他的時代，便是此篇非屈原所作的鐵證。

（二）這篇所表現的思想與別篇不一致。關於這上邊，我分兩層說：

（一）悲觀的與樂觀的。屈原是常常處于逆境的，故不免流于悲觀。試看他作品中所敘理想的事情，沒有一件不是失望的。他去見天帝，却見拒于閹人；他向宓妃一流的女神及二姚一流的賢女求婚，可是媒人不替他出力，（見離騷）。他要思美人時，浮雲不替他寄言，飛鳥不替他致辭，（見思美人）。他所做的夢是中道無杭，有志無旁的夢，（見惜誦）。他所見的景是幽晦多雨，霰雪無垠的

景，（見涉江）。他到後來絕望了，沒法想了，故終以自沉了之。但到了遠遊裏便不同了。他要見天帝，閻人便開門。他到了南疑，那些一輩子請不來的女神，如宓妃、湘靈、娥皇、女英、海若、馮夷等等，都來歌着舞着。他在離騷裏出遊時望見故鄉，便停住不走了。如今却得意洋洋的『指炎帝而直馳』。這豈是『顏色憔悴，形容枯槁』的『放子』的思想嗎？

（2）入世的與出世的。屈原雖抱悲觀，但他的思想却是入世的。他說：

『亦余心之所善兮，

雖九死其猶未悔！』——離騷。

『雖體解吾猶未變兮，

豈余心之可懲！』——同。

這是何等積極的精神！他在初放後說：

『惟郢路之遼遠兮，

魂一夕而九逝！』——抽思。

『介眇志之所惑兮，

竊賦詩之所明。』——悲回風。

他在再放後說：

『背夏浦而西思兮，

哀故都之日遠！』——哀郢。

『卒沒身而絕名兮，

惜壅君之不識。』——惜往日。

這都表示他戀戀不捨的情緒。而遠遊裏的話却處處與此相反。他說：

「形穆穆以浸遠兮，

離人羣而遁逸。」

又說：

「超氛埃而淑尤兮，

終不反其故都；

免衆患而不懼兮，

世莫知其所如。」

又說：

「春秋忽其不淹兮，

奚久留此故居？」

他不但絕口不談時事，不念故國，且不願反其故都，要離了人們，到人們不知道的地方！他這時所欣慕的，不是彭咸申徒子胥一般的人了，他

「聞赤松之清塵兮，

願承風乎遺則。……

奇傳說之列辰星兮，

羨韓衆之得一。……

軒轅不可攀援兮，

吾將從王喬而戲娛。」

這豈是『顏色憔悴，形容枯槁』的『放子』的思想嗎？
（遠遊裏出世的話與離騷裏出遊的話不同，不可誤認。他雖在離騷裏歷干天帝及宓妃等人，但他的目的是在『發』所『懷』的『情』的，並非求仙。故後來他雖聽了巫咸靈氣的話而『遠逝』，但終于僕悲馬懷，『蜷局顧而不行了。』）

我們固然不能不許屈原的思想變遷。但他的思想若真個歸到出世樂觀上去，則他儘可在洞庭九疑的湖光山色間逍遙自在去，又何必自沉汨羅？又何必不絕的發許多牢騷話？我們若承認遠遊是他的作品，還得去否認自沉的事實，否認哀郢懷沙等篇的著者。既不能這樣否認，便當逐此篇于屈原集之外了。

(三)這篇有抄襲司馬相如大人賦之處。這篇本來也有抄襲離騷的地方，但屈原作品中重複處很多，不能助證我的假設。但抄襲大人賦的地方却是應該注意的。他的抄襲分兩種：

(一)襲大人賦的結構。大人賦的內容大約可分爲這七

段：

- 一、遠遊的原因；
- 二、車騎之盛；
- 三、與東方神仙相周旋；
- 四、與南方神仙相周旋；
- 五、與西方神仙相周旋；
- 六、與北方神仙相周旋；

七，仙境的寂靜。

遠遊的內容也是如此，只在第二段裏易些方士派的鬼話。

(2) 抄大人賦的詞句。如遠遊的

『悲時俗之迫隘兮，

願輕舉而遠遊；

質菲薄而無因兮，

焉托乘而上浮』，

抄自大人賦的

『悲世俗之迫隘兮，

竭輕舉而遠遊；

乘絳幡之素蜺兮，

載雲旗而上浮。

又如遠遊的

『下崢嶸而無地兮，

上寥廓而無天；

視儵忽而無見兮，

聽敞悅而無聞』，

抄自大人賦的

『下崢嶸而無地兮，

上寥廓而無天；

視眩泯而亡見兮，

聽敞悅而亡聞。』

這些是整段抄的。其餘零碎的抄襲也很多，例如：

1 「飡六氣而飲沆瀣兮，

漱正陽而含朝霞。」

2 「時曖曖其晚莽兮。」

3 「祝融戒而蹕御兮。」

4 「使湘靈鼓瑟兮。

令海若舞憑夷。」

這幾句抄自大人賦的

1 「呼吸沆瀣，飡朝霞兮。」

2 「時若菱菱將混濁兮。」

3 「祝融驚而蹕御兮。」

4 『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

這不過略舉幾個例子，不及備錄了。

從前讀者大都以為這是司馬相如抄屈原。但我以為這是不能的。我的理由是：（一）相如是一個極有天才的文學家，必不至這般死抄古的作品。（二）他自己以為大人賦勝于子虛及上林，更可證明這篇必不至如此死抄。（三）這賦是要獻給武帝的，而武帝却是一個愛讀辭賦而又長于辭賦的人，相如也不敢如此死抄。故我們可斷定這篇是後人仿大人賦而作的，決不可擠入屈原集中。

這幾個疑點有一于此，即可逐這篇于屈原集之外，何況兼而有之呢？其為後人僞托，自無可疑。但東漢順帝時王逸作楚辭章句已有

此篇，故其出世也不能在此時以後。我想這大約是一個漢代的無名氏僞托的。（這漢代是一個騷賦盛行時代，而這時的人又有一種作僞書的流行病——二千年來今古文學之爭即起于此——故我這假設是很可能的。）

我們再看漁父與卜居。這兩篇開口就說『屈原既放』，顯然是旁人的記載。（後人的記事雖也有假托第三位的口吻的，但那是因為誤認卜居漁父為屈原的作品而模仿的，不能引以為證。例如白居易仿詩序而替自己的新樂府作序，我們難道可以借來證明詩序也是詩人自己作的？清人崔述也曾懷疑過。他在觀書餘論（考古續說卷下）裏說：

『屈賡信為枯樹賦，稱殷仲文為東陽太守，其篇末云，

「桓大司馬聞而嘆曰……」云云。仲文爲東陽時，桓温之死久矣；然則是賦作者托古人以暢其言，固不計其年世之符否也。謝惠連之賦雪也，托之相如；謝莊之賦月也，托之曹植；是知假托成文，乃詞人之常事。然則卜居漁父亦必非屈原之所自作，神女登徒亦必非宋玉之所自作，明矣。但惠連莊信其時近，其作者之名傳，則人皆知之。卜居神女之賦其世遠，其作者之名不傳，則遂以爲屈原宋玉之所作耳。』

這個懷疑是很不錯的。（神女登徒等篇之非宋玉的作品，證據甚多，我另有專論。）此外，我們尚可引些漢人的記載來做旁證：

（一）司馬遷的史記，我們都知是雜掇從前的記載而成的，故常有直抄他書之處。卽就屈原傳而言，其前半篇我們都知抄

自淮南王的離騷傳。有時他也把所傳之人的作品採入，假使他覺得有採入的必要。但遇到這種地方，他必加以說明。例如他把懷沙載入屈原傳，却冠以『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一句。這一個分別在史記裏是沒有例外的。（或者有人說，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是抄相如的自叙傳的，但也沒有說明，可做這條通則的例外。這個却是誤會。司馬遷也許以自叙傳作根據，但並未照抄。我的理由是：（一）通篇用第三位的口吻，古時自叙無用此種體裁者。（二）篇末說及相如之死。（三）漢書司馬遷傳及揚雄傳中都說明是根據遷雄的自叙的，而相如傳則並未說明，可做旁證。張溥輯相如集，把史記原文照抄，未免太疏忽了。）然而他把漁父載入的時候，便不然了。他先說

「頃襄王怒而遷之」，接下去便是漁父本文，却沒有「乃作漁父之賦，其辭曰……」的說明。由此可知司馬遷對於漁父，也只認爲旁人的記載，故老老實實的抄入，正與抄離騷傳一樣。他並不認爲所傳之人的作品。

(二) 王逸也不認漁父爲屈原的作品。他序漁父說：

「……漁父」遇屈原川澤之域，怪而問之，遂相應

答。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辭，以相傳焉。」（楚辭章

句。）

這話說的很明白，不用我引申了。他的話雖難信托，但我們再以史記參看一下，至少總可說：漁父與屈原的關係，漢代學者大都以爲異于別篇與屈原的關係。

這雖只就漁父而言，但卜居的體裁與此相同。故舉此可以喻彼。從體裁上既可看出不是屈原的作品，而前人又未這麼承認，我們又何必硬送給他呢？我們認爲周末漢初人的作品就是了。

招魂的著者自古以來即認爲宋玉。直到明末才有王夫之黃文煥二氏來疑他，以爲是屈原的作品。後來林雲銘蔣驥等都贊成這說。他們的最重要的理由是：

(一)『試問太史公作屈原傳贊云，「余讀……招魂……悲其志」，謂悲原之志乎？抑悲玉之志乎？」（林雲銘語。）

招魂著者宋玉是屈原的後輩，故相傳屈原便是被招者；確否雖不可知，但已可證明『悲其志』一語是很講得通的了。而且這種隨手拈來的傳贊，也決不能當作鐵證。此外，林雲銘還提出兩個疑點：

(二)「玩篇首曰叙，篇末亂辭，皆不用君字而用朕字，斷非出于他人口吻。」

(三)「若係玉作，……亦當做古禮，自致其招之辭，不待借巫陽下招，致涉遊戲。」（見楚辭燈。）

第一條理由是一個很巧妙的遁辭。他只舉篇首篇末，却把中間一段本文擱置不提了。這本文裏用君字處是很多的，例如：

- 1 「去君之恆幹。」
- 2 「舍君之樂處。」
- 3 「君無上天些。」
- 4 「君無下此幽都些。」
- 5 「工祝招君。」

6 「像設君室。」

7 「侍君之閒些。」

「自招」二字本來是很牽強的，何況又有這些君字來作反證呢？至于篇首的朕字及亂辭裏的余字，本來是假托被招者的口吻。在本文裏他當然正式稱君，本文以外便可不這樣了，（也許是爲避單調起見）。這種假托的例是很多的。離騷裏女嬃對屈原說：

「衆不可戶說兮，

孰云察余之中情？」

這余字是代原爲詞的，並非女嬃自指。又如九辯說：

「悲憂窮戚兮獨處廓，

有美一人兮心不釋。……

願一見兮道余意，

君之心兮與余異。』

這裏兩個余字便是著者代『有美一人』爲詞的。（詩卷耳第二三四章裏的我字也是如此。）這種例我也不多舉了。而且即使我們退一百步而承認這篇確係『自招』，則我們爲何不能說是宋玉自招而一定要說是屈原自招呢？可見這一條理由實在是很薄弱的。至于他的後一項理由却更不能成立了：也許宋玉愛那麼寫法呢，我們如何能捉摸一個詩人的心理？近來鄭沅又舉出一條理由：

（四）『其中雜陳宮室飲食女色珍寶之盛，皆非諸侯之禮不足以當之。此豈宋玉景差輩所能施之于其師者？』故我們可說這篇是屈原招懷王的文字。（見招魂非宋玉作說，載在中國學

報第九期內。）

其實這只能證明被招者不是屈原，却不能證明著者不是宋玉。屈原能招懷王，宋玉何獨不能？（其實這篇也非招懷王。因為文中只說南行打獵，而未說西行入秦。）最近梁任公先生又舉出一條理由：

（五）『招魂的理想及文體，和宋玉其他作品很有不同處。』
（見屈原研究。）

這條理由未免太空泛了。試問：宋玉的文體與理想是怎樣的？屈原的文體與理想又是怎樣的？招魂的文體與理想又是怎樣的？我們必須把這三個問題弄的清清楚楚，然後方能根據文體與理想來斷定招魂的著者。然而要解決這三個問題實在是很困難的，故梁先生也就含糊過去了。這能使人信服嗎？而且拿理想與文體來做考證的根據實

在是很危險的。離騷的文體與天問不同，天問的理想與九章不同（詳前），然而不害其爲一個人的作品。（梁先生也承認他們同爲屈原的作品）。——以上是辯明王黃林鄭梁等人所舉理由的不充足。其次，我再舉出一個鐵證來證明傳說把這篇歸于宋玉的可靠。原文的亂辭裏有這幾句：

『獻歲發春兮，

汨吾南征。……

路貫廬江兮，

左長薄。』

廬江即今之青弋江，在安徽東南部。（李兆洛說：『漢志，「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山海經海內東經，「廬江出三天子都，入

江」；海內南經，「三天子鄣山在閩西」，注，「在歙縣東，澗水出焉」。按陵陽在今池州府石埭東北二里；廬江與浙江同出一山，浙江東流入海，廬江北流入江。然則廬江即今青弋江也。」讀者可參看李氏五種內地理沿革圖的附註；楊守敬的地圖即從此說。至于「南征」二字，前人大都以屈原放于江南來附會，却是大錯的。原文下段裏有這幾句：

「與王趨夢兮，

課後先；

君王親發兮，

憚青兕。」

此外還有許多敘打獵的話，可見這實在指國君自國都出行到南方打

獵去。（我想當時必有一楚君南獵不反，詞臣哀之，爲作此篇；惜古代記載存者極少，無從質證耳。）這一點便可證明招魂的出世不會在楚考烈王二十二年以前。今先把楚都的地點和時期列表于後：

（一）頃襄王二十一年以前——郢都——即今湖北江陵。

（二）頃襄王二十一年至考烈王十年——陳城——即今河南

淮陽。

（三）考烈王十年至二十二年——鉅陽——即今安徽阜陽。

（四）考烈王二十二年以後——壽春——即今安徽壽縣。

江陵恰在青弋江之正西，顯然不合于『南征』二字；淮陽與阜陽都在青弋江之西北，方向是合的，但距離太遠。壽縣也在其西北，方向已經合了，而距離又很近；故我以爲招魂必作于徙都壽春後，方

合于原文裏的敘事。照此看來，他的出世必在考烈王二十二年（西前二四一）以後了。此時屈原的身軀早已成了汨羅江底的沙泥，當然不能做這篇的著者了。宋玉是屈原的後輩，此時當然還在，故傳說把這篇歸于他是很合理的。

大招的著者在王逸時已不能明；有的說是屈原，有的說是景差。宋時朱熹定爲景差，（見楚辭集註）。他的理由雖不充足，他的結論却是可以承認的（詳後）。自明末黃文煥以後，林雲銘蔣驥等人都歸之于屈原。他們的理由是：

（一）人家所以把這篇歸于景差，因爲『漢志定著原賦二十
五篇，今自騷經以至漁父已充其目矣』（朱熹語）。但九歌本
不能作十一篇計（山鬼國殤禮魂二篇可合成一篇），我們必加

以大招招魂方合漢書之數。

(二) 原文裏有這幾句：

「魂乎，歸來！」

「定空桑只。」

「德譽配天，

萬民理只。」

定樂器是國君的事，而配天又非國君不可，故所招的一定是個國君，不是屈原。懷王入秦不反，屈原一定有所表示，故這篇大約是他招懷王的文字。（見楚辭燈。）

藝文志所載篇數之不可靠，九歌各篇之不能妄併，招魂之非屈原的作品，都是顯而易見的；故第一條理由之不能成立，我們也不必多

說了。至于第二條理由，却也不能成立。大招的意義是很傲愜的：如「德譽配天」等句好像說國君，「爵祿盛只」等句又像說人臣，而「發政獻行」等句却君臣都說得通。故林氏若舉些像說國君的句子來證明是屈原招懷王的作品，反對者也可舉些像說人臣的地方來證明是景差招屈原的文字。這樣的辯下去，可以一百年辯個不完，故決不能據以爲證。此外，我們還可舉出一條理由來證明大招的著者必非屈原。我想讀過楚辭的人，都能知道大招的結構與招魂是相同的。招魂先陳四方的危險，叫靈魂別混走；然後招他回來，說家中居室之美，侍婢之多，以及歌舞宴飲之樂。大招所說的也是如此。故這兩篇中必有一篇是仿作。但那一篇是仿作呢？要解決這問題，我們先說明兩項：

(一) 仿作必劣于原作。這是顯而易見的。我們隨便舉幾個例罷：

1 九辨，七諫，九懷，九歎，九思，九詠，九愁，九愍等
較九歌九章何如？

2 七激，七興，七依，七說，七蠲，七舉，七廣，七辨，
七啓，七釋，七訓，七華，七誨，七模，七命，七徵，
七說，七諷等較七發何如？

3 揚雄是個模仿大家。他的全集較易經，論語，屈原集，
長卿集等何如？

4 東廣微的補亡詩較小雅何如？

5 所謂『西崑派』『江西派』較李商隱黃庭堅何如？

6 所謂「前七子」「後七子」較漢文唐詩何如？

這幾個例已經很够證明仿作之必劣于原作了。

(二) 大招劣于招魂。大招的藝術上的劣點很多。我們且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原文先說：

「自恣荆楚，

安以定只。」

由此可知被招者是楚人。但下文叙國界及朝中情形處，却說：

「北至幽陵，

南交阯只，

西薄羊腸，

東窮海只。」

「三公穆穆，

登降堂只；

諸侯畢極，

立九卿只。」

這又不像說楚國了。原文又說：

「德譽配天，

萬民理只。」

這自然是指國君。但下文却說：

「室家盈庭，

爵祿盛只。」

這又像說臣下了。這種模稜兩可之處，是招魂所沒有的。

從這兩點上，我們便知大招必係仿作，其時代必在招魂之後。故他的著者之爲景差而非屈原，也是顯而易見的了。（我從前曾據『交趾』『鮮卑』來把這篇的時代移至漢代。後承陳伯弢朱遜先二先生告訴我說，這兩名詞已見國語，呂氏春秋等書，故不能作證。）

以上是說明九歌，遠遊，卜居，漁父，招魂及大招等十六篇不是屈原的作品。除了這幾篇，其餘十一篇都是他作的。但對於惜往日及天問，却都有人懷疑過，我們如今再辯明幾句。

曾國藩在戊午年（咸豐八年）的日記裏說：『九章惜往日似僞作，當著論辯之。』他的全集裏却沒有考證惜往日的文字。後來他在經史百家雜抄裏指出這篇的疑點在這兩句：

『寧溘死而流亡兮，

恐禍殃之有再。」

他說：『此不似屈子之詞，疑後人僞托也。』但這是因舊注而誤會。我們可借顧炎武的話來辯明：

『九章惜往日「甘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注謂「罪及父母與親屬」者非也。蓋懷王以不聽屈原而召秦禍，今頃襄王復聽上官大夫之譖而遷之江南；一身不足惜，其如社稷何？史記所云「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卽原所謂「禍殃之有再」者也。」（日知錄二十七。）

這是不錯的。『禍殃』是指楚國而言，並非指自己。這正與屈原的思想相符合，故曾氏之說是不能成立的。

近來胡適之先生在讀楚辭裏曾說天問是後人雜湊的，因爲「文

理不通，見解卑陋』。其實這篇確有許多很深刻的疑問，如

『登立爲帝，

孰道尙之？』

之類，決不是後代腐儒所能偽造的。至于文理的通不通，我們現在還不能斷定，至多只能說他費解罷了。這種費解大半由于我們學識的狹陋。如『該秉季德』、『恆秉季德』二句，二千年來的學者誰也不能下一句滿意的注釋。自近人考得該恆二人都是商代遠祖後，意義方略可通。依此推測下來，天問的意義將來或有明瞭之一日。由此可知胡先生的懷疑是不能成立的。

對於屈原及其作品的種種問題的答案，至此已解釋明白了。我

很希望國內外研究楚辭的學者們細察上述的意見，加以引伸，修改，或反證。

十一、四、十八，于北京。

屈

原

屈原評傳

一五六

（附） 屈原年表

記		年		記		事	
西	歷	楚	王	屈原	歷史的	傳記的	文學的
前三四三	宣王二七	一			一月庚寅日生。		
前三三二	懷王七	二二			任低級文官。		
前三一九	懷王一〇	二五			任左徒。	作橘頌。	
前三一八	懷王一	二六		六國合從，楚懷王爲約長。			

前三一五	懷王 一四	二九		爲憲令事，被讒去職。	作離騷。
前三一三	懷王 一六	三一	楚許秦絕齊。	被讒，放于漢北。	作抽思及悲回風。
前三一二	懷王 一七	三二	楚襲秦，大敗。	召回；使于齊。	
前三一一	懷王 一八	三三	懷王以漢中地易張儀，至復釋之。	自齊返，諫釋張儀。任三閭大夫。	
前三〇六	懷王 二三	三八	六國復合，齊湣王爲約長。		
前三〇五	懷王 二四	三九	楚背約合秦。	諫合秦，不聽。	作惜誦。

前二九一	前二九二	前二九三	前二九六	前二九九
頃襄王八	頃襄王七	頃襄王六	頃襄王三	懷王三〇
五三	五二	五一	四八	四五
			懷王卒于秦。	懷王入秦不反，太子橫即位。
自溱浦沿沅水東北行至洞庭	自夏浦沿江西南行，經洞庭入沅水，至溱浦。		被讒再放；二月沿江東行至夏浦。	諫入秦，不聽。
作天問的一部分。	作涉江及天問的一部分。	作哀郢及天問的一部分。	作思美人及天問的一部分。	

前二九〇

頃襄王九

五四

四月至汨羅。
五月五日(?)
自沉。

作懷沙·惜往
日及天問的一
部分。

屈
原
集

『君子作歌，』

維以告哀。』

——小雅，四月。

屈原集卷上

橘頌

后皇嘉樹，

橘來服兮。

受命不遷，

生南國兮。

深固難徙，

更一志兮。

綠葉素榮，

紛其可喜兮。

曾枝剡棘，

圓果搏兮。

青黃雜揉，

文章爛兮。

精色內白，

類可任道兮。

紛緼宜修，

姱而不醜兮。

嗟爾幼志，

有以異兮。

獨立不遷，

豈不可喜兮？

深固難徙，

廓其無求兮。

蘇世獨立，

橫而不流兮。

閉心自慎，

終不失過兮。

秉德無私，

參天地兮。

願歲并謝，

與長友兮。

淑離不淫，

梗其有理兮。

年歲雖少，

可師長兮。

行比伯夷，

置以爲像兮。

離 騷

帝高陽之苗裔兮，

朕皇考曰伯庸。

攝提貞於孟陬兮，

惟庚寅吾以降。

皇鑒揆余于初度兮，

肇錫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則兮，

字余曰靈均。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

又重之以修能：

扈江離與薜芷兮，

紉秋蘭以爲佩。

汨余若將不及兮，

恐年歲之不吾與：

朝搴阰之木蘭兮，

夕擘洲之宿莽。

日月忽其不淹兮，

春與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

恐美人之遲暮。

撫壯而棄穢兮，

何不改乎此度也？

乘騏驥以馳騁兮，

來！吾導夫先路也！

昔三后之純粹兮，

固衆芳之所在；

雜申椒與菌桂兮，

豈惟紉夫蕙臣？

彼堯舜之耿介兮，

既遵道而得路，

何桀紂之昌披兮，

夫惟捷徑以窘步？

惟黨人之偷樂兮，

路幽昧以險隘。

豈余身之憚殃兮？

恐皇輿之敗績。

忽奔走以先後兮，

及前王之踵武；

蓀不揆余之中情兮，

反信讒而齎怒。

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

忍而不能舍也！

指九天以爲正兮：

夫惟靈修之故也！

初既與余成言兮，

後悔遁而有他。

余既不難夫離別兮，

傷靈修之數化。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

又樹蕙之百畝，

畦菑萋與揭車兮，

雜杜衡與芳芷。

冀枝葉之峻茂兮，

願俟時乎吾將刈。

雖萎絕其亦何傷兮？

哀衆芳之蕪穢。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

憑不厭乎求索；

羌內恕己以量人兮，

各興心而嫉妒。

忽馳騫以追逐兮，

非余心之所急；

老冉冉其將至兮，

恐修名之不立。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

夕餐秋菊之落英。

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

長顛頷亦何傷！

攀木根以結菑兮，

貫薜荔之落蕊，

矯菌桂以紉蘭兮，

索胡繩之纒纒。

塞吾法夫前修兮，

非世俗之所服；

雖不周於今之人兮，

願依彭咸之遺則。

哀民生之多艱兮，

長太息以掩涕。

余雖修姱以鞿羈兮，

蹇朝諝而夕替：

既替余以蕙纒兮，

又申之以擘芷。

亦余心之所善兮，

雖九死其猶未悔！

怨靈修之浩蕩兮，

終不察夫民心；

衆女嫉余之蛾眉兮，

謠諑謂余以善淫。

固時俗之工巧兮，

偃規矩而改錯，

背繩墨以追曲兮，

競周容以爲度。

忸鬱悒余侘傺兮，

吾獨窮困乎此時也！

寧溘死以流亡兮，

余不忍爲此態也！

鷺鳥之不羣兮，

自前世而固然。

何方圜之能周兮？

夫孰異道而相安？

屈心而抑志兮，

忍尤而攘詬；

伏清白以死直兮。

固前聖之所厚。

悔相道之不察兮，

延佇乎吾將反；

回朕車以復路兮，

及行迷之未遠。

步余馬於蘭皋兮，

馳椒丘且焉止息。

進不入以離尤兮，

退將復修吾初服。

製芰荷以爲衣兮，

集芙蓉以爲裳。

不吾知其亦已兮，

苟余情其信芳！

高余冠之岌岌兮，

長余佩之陸離；

芳與澤其雜糅兮，

惟昭質其猶未虧。

忽反顧以遊目兮，

將往觀乎四荒。

佩繽紛其繁飾兮，

芳菲菲其彌章。

民生各有所樂兮，

余獨好修以爲恆；

雖體解吾猶未變兮，

豈余心之可懲！

女嬃之嬋媛兮，

申申其罵予；

曰：『絲嬋直以亡身兮，

終然歿乎羽之野。

『汝何博譽而好修兮，

紛獨有此姱節？

資葦施以盈室兮，

判獨離而不服！

『衆不可戶說兮，

孰云察余之中情？

世並舉而好朋兮，

夫何勞獨而不予聽？』

依前聖以節中兮，

喟憑心而歷茲。

濟沅湘以南征兮，

就重華而陳辭：

『啓九辯與九歌兮，

夏康娛以自縱。

不顧難以圖後兮，

五子用乎家巷。

『羿淫遊以佚畋兮，

又好射夫封狐；

固亂流其鮮終兮，

浞又貪夫厥家。

『澆身被服強圉兮，

縱欲而不忍；

日康娛而自忘兮，

厥首用夫顛隕。

『夏桀之常違兮，

乃遂焉而逢殃。

后辛之菹醢兮，

殷宗用之不長。

「湯禹嚴而求合兮，

周論道而莫差；

舉賢而授能兮，

循繩墨而不頗。

「皇天無私阿兮，

覽民德焉錯輔。

夫惟聖哲以茂行兮，
苟得用此下土。

「瞻前而顧後兮，

相觀民之計極。

夫孰非義而可用兮？

孰非善而可服？

「阽余身而危死兮，

覽余初其猶未悔。

不量鑿而正柄兮，

固前修以菹醢。

『曾獻歆余鬱邑兮，

哀朕時之不當；

覽茹蕙以掩涕兮，

霑余襟之浪浪。』

跪敷衽以陳辭兮，

耿吾旣得此中正。

馳玉虬以乘鷖兮，

溘埃風余上征。

朝發軔於蒼梧兮，

夕余至乎縣圃。

欲少留此靈瑣兮，

日忽忽其將暮。

吾令羲和弭節兮，

望崦嵫而勿迫。

路漫漫其修遠兮，

吾將上下而求索。

飲余馬於咸池兮，

摠余轡乎扶桑。

折若木以拂日兮，

聊逍遙以相羊。

前望舒使先驅兮，

後飛廉使奔屬，

鸞鳳爲余先戒兮，

雷師告余以未具。

吾令鳳鳥飛騰兮，

繼之以日夜；

飄風屯其相離兮，

率雲霓而來御。

紛總總其離合兮，

斑陸離其上下。

吾令帝閭開關兮，

倚閭闔而望予。

時曖曖其將罷兮，

結幽蘭而延佇。

世溷濁而不分兮，
好蔽美而嫉妒。

朝吾將濟于白水兮，

登閬風而綈馬。

忽反顧以流涕兮，

哀高丘之無女。

溘吾遊此春宮兮，

折瓊枝以繼佩。

及榮花之未落兮，

相下女之可貽。

吾令豐隆乘雲兮，

求宓妃之所在。

解佩纓以結言兮，

吾令蹇修以爲理。

紛總總其離合兮，

忽緯繡其難遷。

夕歸次于窮石兮，

朝濯髮于洧盤。

保厥美以驕傲兮，

日康娛以淫遊；

雖信美而無禮兮，

來違棄而改求。

覽相觀於四極兮，

周流乎天余乃下。

望瑤臺之偃蹇兮，

見有娥之佚女。

吾令鳩爲媒兮，

鳩告余以不好；

雄鳩之鳴逝兮，

余猶惡其佻巧。

心猶豫而狐疑兮，

欲自適而不可。

鳳凰既受貽兮，

恐高辛之先我。

欲遠集而無所止兮，

聊浮遊以逍遙。

及少康之未家兮，

留有虞之二姚。

理弱而媒拙兮，

恐導言之不固；

世溷濁而嫉賢兮，

好蔽美而稱惡。

閨中既以邃遠兮，

哲王又不悟：

懷朕情而不發兮，

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

索藁茅以筵尊兮，

命靈氛爲余占之。

曰：『兩美其必合兮，

孰信修而慕之？

『思九州之博大兮，

豈惟是其有女？

曰，勉遠逝而無疑兮，

孰求美而釋汝？

『何所獨無芳草兮？

爾何懷乎故宇？』

世幽昧以眩曜兮，

孰云察余之善惡？

民好惡其不同兮，

惟此黨人其獨異：

戶服艾以盈腰兮，

謂幽蘭其不可佩。

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

豈理美之能當？

蘇糞壤以充幃兮，

謂申椒其不芳。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

心猶豫而狐疑。

巫咸將夕降兮，

懷椒糈而要之。

百神翳其備降兮，

九疑續其並逐。

皇剡剡其揚靈兮，

告余以吉故。

曰：『勉升降以上下兮，

求矩矱之所同。

湯禹嚴而求合兮，

摯咎繇而能調。

『苟中情其好修兮，

又何必用夫行媒？

說操作於傅巖兮，

武丁用而不疑；

『呂望之鼓刀兮，

遭周文而得舉；

寧戚之謳歌兮，

齊桓聞以該輔。

『及年歲之未晏兮，

時亦猶其未央；

恐鵝鳩之先鳴兮，

使夫百草爲之不芳。』

何瓊佩之偃蹇兮，

衆菱然而蔽之？

惟此黨人之不諒兮，

恐嫉妒而折之。

時繽紛以變易兮，

又何可以淹留？

蘭芷變而不芳兮，

蕙化而爲茅。

何昔日之芳草兮，

今直爲此蕭艾也？

豈其有他故兮？

莫好修之害也！

余以蘭爲可恃兮，

羌無實而容長；

委厥美以從俗兮，

苟得列乎衆芳。

椒專佞以慢愒兮，

澣又欲充夫佩褱；

既干進而務入兮，

又何芳之能祇？

固時俗之流從兮，

又孰能無變化？

覽椒蘭其若茲兮，

又況揭車與江離？

惟茲佩之可貴兮，

委厥美而歷茲；

芳菲菲而難虧兮，

芬至今猶未沫。

和調度以自娛兮，

聊浮遊而求女。

及余飾之方壯兮，

周流觀乎上下。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

歷吉日乎吾將行。

折瓊枝以爲羞兮，

精瓊糜以爲糧。

爲余駕飛龍兮，

雜瑤象以爲車。

何離心之可同兮？

吾將遠逝以自疏。

遭吾道夫崑崙兮，

路修遠以周流。

揚雲霓之旒，

鳴玉鸞之啾啾。

朝發軔於天津兮，

夕余至乎西極。

鳳凰紛其承旂兮，

高翱翔之翼翼。

忽吾行此流沙兮，

遵赤水而容與；

麾蛟龍使梁津兮，

詔西皇使涉予。

路修遠以多艱兮，

騰衆車使徑待。

路不周以左轉兮，

指西海以爲期。

屯余車其千乘兮，

齊玉軼而並馳；

駕八龍之蜿蜿兮，

載雲旗之委移。

抑志而弭節兮，

神高馳之邈邈。

奏九歌而舞韶兮，

聊借日以偷樂。

陟陞皇之赫戲兮，

忽臨睨夫舊鄉；

僕夫悲，余馬懷兮，

蜷局顧而不行。

亂曰：

已矣哉！

國無人，莫吾知兮，

又何懷乎故都？

既莫足與爲美政兮，

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抽思

心鬱鬱之憂思兮，

獨永歎乎曾傷。

思蹇產之不釋兮，

曼遭夜之方長。

* * *

悲秋風之動容兮，

何回極之浮浮？

數惟蓀之多怒兮，

傷余心之優優。

* * *

願搖起而橫奔兮，

覽民尤以自鎮。

結微情以陳辭兮，

矯以遺夫美人。

* * *

昔君與吾成言兮，

曰：『黃昏以爲期。』

羌中道而回畔兮，

反既有此他志。

* * *

驕吾以其美好兮，
覽余以其修姱，
與余言而不信兮，
蓋爲余而造怒。

願承閒而自察兮，
心震悼而不敢；
悲夷猶而冀進兮，
心怛傷之憺憺。

茲歷情以陳辭兮，

蓀佯聾而不聞；

固切人之不媚兮，

衆果以我爲患。

初吾所陳之耿著兮，

豈至今其庸亡？

何毒藥之謇謇兮？

願蓀美之可光。

望三五以爲像兮，

指彭咸以爲儀。

夫何極而不至兮？

故遠聞而難虧。

善不由外來兮，

名不可以虛作。

孰無施而有報兮？

孰不實而有穫？

少歌曰：

與美人抽怨兮，

并日夜而無正。

驕吾以其美好兮，

傲朕辭而不聽。

唱曰：

有鳥自南兮，

來集漢北；

好姱佳麗兮，

群獨處此異域。

既惇獨而不羣兮，

又無良媒在其側；

道遑遠而日忘兮，

願自申而不得。

望南山而流涕兮，

臨流水而太息。

望孟夏之短夜兮，

何晦明之若歲？

惟郢路之遼遠兮，

魂一夕而九逝。

曾不知路之曲直兮，

南指月與列星；

願徑逝而不得兮，

魂識路之營營。

何靈魂之信直兮，

人之心不與吾心同？

理弱而媒不通兮，

尚不知余之從容。

亂曰：

長瀨湍流，

沂江潭兮；

狂顧南行，

聊以娛心兮。

軫石巖崑，

塞吾願兮。

超回志度，

行隱進兮。

低徊夷猶，

宿北姑兮。

煩怨瞽容，

實沛徂兮。

愁歎苦神，

靈遙思兮。

路遠處幽，

又無行媒兮。

道思作頌，

聊以自救兮。

憂心不遂，

斯言誰告兮。

屬

原

屈原集卷上

五九

「悲回風」

悲回風之搖蕙兮，

心菀結而內傷。

物有微而隕性兮，

聲有隱而先倡。

夫何彭咸之造思兮？

暨志介而不忘。

萬變其情豈可蓋兮？

孰虛僞之可長？

鳥獸鳴以號羣兮，

草苴比而不芳，

魚葺鱗以自別兮，

蛟龍隱其文章。

故荼薺不同畝兮，

蘭茝幽而獨芳。

惟佳人之永都兮，

更統世而自貺。

眇遠志之所及兮，

憐浮雲之相羊；

介眇志之所惑兮，

竊賦詩之所明。

惟佳人之永都兮，

折芳椒以自處；

增獻歎之嗟嗟兮，

獨隱伏而思慮。

涕泣交而淒淒兮，

思不眠以至曙；
終長夜之曼曼兮，
掩此哀而不去。

寤從容以周流兮，

聊逍遙以自恃；

傷太息之愍憐兮，

氣於邑而不可止。

糾思心以爲纒兮，

編愁苦以爲膺，

折若木以拂日兮，

隨飄風之所仍。

存髣髴而不見兮，

心踴躍其若湯。

撫佩衽以按志兮，

超惘惘而遂行。

歲忽忽其若頽兮，

時亦冉冉而將至；

頽衡槁而節離兮，

芳已歇而不比。

憐思心之不可懲兮，

證此言之不可聊；

寧溘死而流亡兮，

不忍此心之常愁。

孤子吟而披淚兮，

放子出而不還。

孰能思而不隱兮？

昭彭咸之所聞。

登石巒以遠望兮，

路眇眇之默默。

入影響之無應兮，

聞省想而不可得。

愁菀菀而無快兮，

居戚戚而不可解，

心鞿羈而不開兮，

氣繚轉而自締。

穆眇眇之無垠兮，

莽芒芒之無儀；

聲有隱而相感兮，

物有純而不可爲。

邈漫漫之不可量兮，

縹綿綿之不可紆，

愁悄悄之常悲兮，

翩冥冥之不可娛。

凌大波而流風兮，

託彭咸之所居。

上高巖之峭岸兮，

處雌霓之標巔，

據青冥而攄虹兮，

遂倏忽而捫天。

吸湛露之浮涼兮，

漱凝霜之雰雰，

依風穴以自息兮，

忽傾寤以嬋媛。

憑崑崙以瞰霧兮，

隱岷山以清江。

憚涌湍之礚礚兮，

聽波聲之洶洶。

紛容容之無經兮，

罔芒芒之無紀。

軋洋洋之無從兮，

馳委移之焉止？

漂翻翻其上下兮，

翼遙遙其左右。

汜濇濇其前後兮，

伴張弛之信期。

觀炎氣之相仍兮，

窺烟液之所積，

悲霜雪之俱下兮，

聽潮水之相擊。

借光景以往來兮，

施黃棘之枉策。

求介子之所存兮，

見伯夷之放迹。

心調度而弗去兮，

刻著志之無適。

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

悼來者之逖逖。

浮江淮而入海兮，

從子胥而自適；

望大河之洲渚兮，

屈

原

屈原集卷上

悲申徒之抗迹。

驟諫君而不聽兮，

任重石之何益？

『惜誦』

惜誦以致愍兮、

發憤以抒情。

所非忠而言之兮、

指蒼天以爲正。

令五帝以折中兮、

戒六神以嚮服、

俾山川以備御兮、

命臯陶使聽直。

竭忠誠而事君兮，

反離羣而贅眵。

忘儂媚以背衆兮，

待明君其知之。

言與行其可迹兮，

情與貌其不變；

故相臣莫若君兮，

所以證之不遠。

吾諠先君而後身兮，

羌衆人之所仇也！

專維君而無他兮，

又衆兆之所讎也！

一心而不豫兮，

羌不可保也！

疾親君而無他兮，

有招禍之道也！

思君其莫我忠兮，

忽忘身之賤貧；

事君而不二兮，

迷不知寵之門。

忠何罪以遇罰兮，

亦非余之所志也！

行不羣以顛越兮，

又衆兆之所哈也！

紛逢尤以離謗兮，

塞不可釋也！

情沉抑而不達兮，

又蔽而莫之白也！

● 沌鬱邑余侘傺兮，

又莫察余之善惡。

固煩言不可結而貽兮，

願陳志而無路。

退靜默而莫余知兮，

進號呼又莫余聞。

申侘傺之煩惑兮，

中悶瞀之饨饨。

昔余夢登天兮，

魂中道而無杭。

吾使厲神占之兮，

曰：『有志極而無旁。』

● 終危獨以離異兮，

曰、君可思而不可恃。

故衆口其鑠金兮，

初若是而逢殆。

懲於熱羹而吹壺兮，

何不變此志也？

欲釋階而登天兮，

猶有曩之態也！

衆駭遽以離心兮，

又何以爲此伴也？

同極而異路兮，

又何以爲此援也？

申生之孝子兮，

父信讒而不好；

行婞直而不豫兮，

絳功用而不就。

吾聞作忠以造怨兮，

忽謂之過言；

九折臂而成醫兮，

吾至今乃知其信然。

增弋機而在上兮，

罽羅張而在下；
設張辟以娛君兮，
願側身而無所。

欲儻徊以干僚兮，
恐重患而離尤；
欲高飛而遠集兮，
君罔謂汝何之？

欲橫奔而失路兮，
蓋堅志而不忍；

背膺判以交痛兮，

心鬱結而紆軫。

擣木蘭以擣蕙兮，

爨申椒以爲糧，

播江離與滋菊兮，

願春日以爲糗芳。

* * *

恐情質之不信兮，

故重著以自明。

矯茲媚以私處兮，

願曾思而遠身。



屈

原

屈原集卷上

八三

屈

原

屈原集卷上

八四

屈原集卷上完

屈原集卷下

『思美人』

思美人兮，

擘涕而佇眙。

媒絕路阻兮，

言不可結而貽。

謇謇之煩冤兮，

陷滯而不發。

申旦以舒中情兮，

志沈鬱而莫達。

願寄言於浮雲兮，

遇豐隆而不將；

因歸鳥而致辭兮，

羌迅高而難當。

高辛之靈盛兮，

遭玄鳥而致貽。

欲變節以從俗兮，

愧易初而屈志。

獨歷年而離愍兮，

羌憑心猶未化。

寧隱閔而壽考兮，

何變易之可爲？

知前轍之不遂兮，

未改此度。

車既覆而馬顛兮，

蹇獨懷此異路。

勒騏驥而更駕兮，

造父爲我操之；

遷遠次而勿驅兮，

聊借日以須時；

指蟠冢之西隈兮，

與曠黃以爲期。

開春發歲兮，

白日出之悠悠；

吾且蕩志而偷樂兮，

遵江夏以娛憂。

擘大薄之芳菹兮，

搴長洲之宿莽：

惜吾不及古人兮，

吾誰與玩此芳草？

解蕭薄與雜菜兮，

備以爲交佩；

佩繽紛以繚轉兮，

遂萎絕而離異。

吾且儻侗以娛憂兮、

觀南人之變態；

竊快在其中心兮、

揚厥憑而不俟。

□□□□□□□□，

□□□□□□□□。

芳與澤其雜糅兮、

羌芳華自中出。

紛郁郁其遠蒸兮，

滿內而外揚。

情與質信可保兮，

羌居蔽而聞章。

令薜荔以爲理兮，

憚舉趾而緣木；

因芙蓉以爲媒兮，

憚褰裳而濡足。

登高吾不悅兮，

入下吾不能。

固朕形之不服兮，

然容與而狐疑。

廣遂前畫兮，

未改此度也！

命則處幽，吾將罷兮，

願及白日之未暮也！

獨煢煢而南行兮，

思彭咸之故也！

哀郢

皇天之不純命兮。

何百姓之震愆？

民離散而相失兮。

方仲春而東遷。

去故鄉而就遠兮。

遵江夏以流亡。

出國門而軫懷兮。

甲之朝吾以行。

發郢都而去閭兮，

怛恍惚其焉極！

楫齊揚以容與兮，

哀見君而不再得。

望長楸而太息兮，

涕淫淫其若霰。

過夏首而西浮兮，

顧龍門而不見。

心嬋媛而傷懷兮，
眇不知其所蹠！
順風波而從流兮，
焉洋洋而爲客。

淩陽侯之汜濫兮，
忽翱翔之焉薄？
心挂結而不解兮，
思蹇產而不釋。

將運舟而下浮兮，

上洞庭而下江。

去終古之所居兮，

今逍遙而來東。

羌靈魂之欲歸兮，

何須臾而忘反？

背夏浦而西思兮，

哀故都之日遠。

登大墳以遠望兮，

聊以舒吾憂心；

哀州土之平樂兮，

悲江介之遺風。

當凌陽之焉至兮？

淼南渡之焉如？

曾不知夏之爲丘兮，

孰兩東門之可蕪？

心不怡之長久兮，

憂與愁之相接；

惟郢路之遼遠兮，

江與夏之不可涉。

忽若不信兮，

至今九年而不復。

慘鬱鬱而不開兮，

蹇侘傺而含感。

外承歡之汨約兮，

諶荏弱而難持；

忠湛湛而願進兮，

妒披離而鄣之。

堯舜之抗行兮，

瞭杳杳而薄天；

衆讒人之嫉妒兮，

被以不慈之僞名。

憎慍愉之修美兮，

好夫人之忼慨；

衆踐蹠而日進兮，

美超遠而愈邁。

亂曰：

曼余日以流觀兮，

冀一反之何時？

鳥飛反故鄉兮，

狐死必首丘。

信非吾罪而棄逐兮，

何日夜而忘之？



涉江

余幼好此奇服兮，

年既老而不衰。

帶長鋏之陸離兮，

冠切雲之崔嵬。

被明月兮佩寶璐。

世溷濁而莫余知兮，

吾方高馳而不顧！

駕青虬兮驂白螭，

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

登崑崙兮食玉英。

吾與天地兮比壽！

與日月兮齊光！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

且余將濟乎江湘。

乘鄂渚而反顧兮，

歎秋冬之緒風。

步余馬兮山臯，

邱余車兮方林。

乘船船余上沅兮，

齊艤榜而擊汰；

船容與而不進兮，

淹回水而疑滯。

朝發枉渚兮，

夕宿辰陽。

苟余心其端直兮，

雖僻遠其何傷？

入溱浦余儻徊兮，

迷不知吾之所如。

深林杳以冥冥兮，

乃猿狖之所居。

山峻高以蔽日兮，

下幽晦以多雨；

霰雪紛其無垠兮，

雲霏霏其承宇。

哀吾生之無樂兮，

幽獨處乎山中。

吾不能變心以從俗兮，

固將愁苦而終窮！

□□□□□，

□□□□□。

接輿髡首兮，

桑戶裸行。

忠不必用兮，

賢不必以：

伍子逢殃兮，

比干菹醢。

與前世而皆然兮，

吾又何怨乎今人？

余將董道而不豫兮，

固將重昏而終身。

亂曰：

鸞鳥鳳凰，

日以遠兮；

燕雀烏鵲，

巢堂壇兮。

露申辛夷，

死林薄兮；

腥臊並御，

芳不得薄兮。

陰陽易位，

時不當兮；

懷信侘傺。

忽乎吾將行兮。

懷沙

陶陶孟夏兮，

草土莽莽。

傷懷永哀兮，

汨徂南土。

瞬杳杳兮，

孔靜幽默；

菀結紆軫兮，

離愍而長鞠。

撫情效志兮，

冤屈而自抑；

剖方以爲圓兮，

常度未替。

易初本迪兮，

君子所鄙；

章畫志墨兮，

前圖未改。

內厚質正兮，

大人所盛；

巧倖不斷兮，

孰察其揆正？

玄文處幽兮，

矇眛謂之不章；

離婁微睇兮，

瞽以爲無明。

變白以爲黑兮，

倒上以爲下；

鳳凰在笱兮，

鷄鶩翔舞。

同糅玉石兮，

一概而相量。

夫惟黨人之鄙固兮，

羌不知余之所藏。

任重載遠兮，

陷滯而不濟。

懷瑾握瑜兮，

窮不知所示。

邑犬羣吠兮，

吠所怪也！

非俊疑傑兮，

固庸態也！

文質內疏兮，

衆不知余之異采。

材朴委積兮，

莫知余之所有。

重仁襲義兮，

謹厚以爲豐。

重華不可迕兮，

孰知余之從容？

古固有不並兮，

豈知其故也？

湯禹久遠兮，

邈不可慕也！

懲違改忿兮，

抑心而自強。

離愍而不遷兮，

願志之有像。

進路北次兮，

日昧昧其將暮。

舒憂娛哀兮，

限之以大故。

亂曰：

浩浩沅湘，

分流汨兮。

修路幽蔽，

道遠忽兮。

曾傷爰哀，

永歎喟兮；

世溷濁莫吾知，

人心不可謂兮。

懷質抱情，

獨無正兮。

伯樂既沒，

驥焉程兮？

民生稟命，

各有所錯兮。

定心廣志，

余何畏懼兮？

知死不可讓，

願勿愛兮。

明告君子：

吾將以爲類兮。

「惜往日」

惜往日之曾信兮，

受命詔以昭詩；

奉先功以照下兮，

明法度之嫌疑。

國富強而法立兮，

囑貞臣而日嫉；

秘密事之載心兮，

雖過失猶弗治。

心純厲而不泄兮，

遭讒人而嫉之。

君含怒以待臣兮，

不清澈其然否。

蔽晦君之聰明兮，

虛惑誤又以欺。

弗參驗以考實兮，

遠遷臣而弗思。

信讒諛之滯濁兮，

盛氣志而過之。

何貞臣之無罪兮，

被讒謗而見尤？

慙光景之曾信兮，

身隱幽而備之。

臨沅湘之玄淵兮，

遂自忍而沈流；

卒沒身而絕名兮，

惜壅君之不昭。

君無度而弗察兮，

使芳草爲藪幽。

焉舒情而抽信兮，

恬死亡而不聊。

獨障壅而蔽隱兮，

使貞臣爲無由。

聞百里之爲虜兮，

伊尹烹于炮廚；

呂望屠於朝歌兮，

寧戚歌而飯牛；

不逢湯武與桓繆兮，

世孰云而知之？

吳信讒而弗昧兮，

子胥死而後憂；

介子忠而立枯兮，

文君寤而追求；

封介山而爲之禁兮，

報大德之優遊；

思久故之親身兮，

因縞素而哭之；

或忠信而死節兮，

或詆謾而不疑；

不省察而按實兮，

聽讒人之虛辭；

芳與澤其雜糅兮，

孰申旦而別之？

何芳草之早殀兮？

微霜降而下戒。

諒聰不明而蔽壅兮，

使讒諛而日得。

自前世之嫉賢兮，

謂蕙若其不可佩。

妒佳冶之芬芳兮，

嫫母姣而自好。

雖有西施之美容兮，

讒妬入以自代。

願陳情以自白兮，

得罪過之不意。

情寃見之日明兮，

如列宿之錯置。

乘駑駘而馳騁兮，

無轡銜而自載；

乘汜淪以下流兮，

無舟楫而自備；

背法度而心治兮，
譬與此其無異。

寧溘死而流亡兮，

恐禍殃之有再。

不畢辭以赴淵兮，

惜壅君之不識。



天問

曰：

遂古之初，

誰傳道之？

上下未形，

何由考之？

冥照曹暗，

誰能極之？

憑翼惟像，

何以識之？

明明暗暗，

惟時何爲？

陰陽三合，

何本何化？

圓則九重，

孰營度之？

惟茲何功，

孰初作之？

斡維焉繫？

天極焉加？

八柱何當？

東南何虧？

九天之際，

安放安？

隅隈多有，

誰知其數？

天何所杳？

十二焉分？

日月安屬？

列星安陳？

出自暘谷，

次於蒙汜；

自明及晦，

所行幾里？

夜光何德，

死則又育？

厥利維何，

而顧兔在腹？

女岐無合，

夫焉取九子？

伯強何處？

惠氣安在？

何闔而晦？

何開而明？

角宿未旦，

曜靈安藏？

不任汨鴻，

師何以尙之？

僉曰：『何憂？』

何不課而行之？

鴟龜曳銜，

鯀何聽焉？

順欲成功，

帝何刑焉？

永遏在羽山，

夫何三年不施？

伯禹腹鯀，

夫何以變化？

纂就前緒，

遂成考功；

何續初繼業，

而厥謀不同？

洪淵極深，

何以填之？

地方九則，

何以墳之？

□□□□，

□□□□？

河海應龍，

何盡何歷？

繇何所營？

禹何所成？

康回憑怒。

地何以東南傾？

九州安錯？

川谷何洿？

東流不溢，

孰知其故？

東西南北，

其修孰多？

南北順楸，

其衍幾何？

崑崙，縣圃，

其尻安在？

增城九重，

其高幾里？

四方之門，

屈

屈原集卷下

其誰從焉？

西北關啓，

何氣通焉？

日安不到？

燭龍何照？

羲和之未揚，

若華何光？

何所冬暖？

何所夏寒？

焉有石林？

何獸能言？

□□□□，

□□□□？

焉有虯龍，

負熊以遊？

雄虺九首，

倏忽焉在？

何所不老？

長人何守？

靡萍九衢，

泉花安居？

靈蛇吞象，

厥大何如？

黑水，立趾，

三危——安在？

延年不死，

壽何所止？

鮫魚何所？

魴堆焉處？

羿焉彈日？

烏焉解羽？

禹之力獻功，

降省下土方；

焉得彼嶠山女，

而通之于台桑？

閔妃匹合，

厥身是繼；

胡唯嗜欲同味，

而快朝飽？

啓代益作后，

卒然離孽；

何啓惟憂，

而能拘是達？

皆歸射鞬，

而無害厥躬；

何后益作革，

而禹播降？

啓棘賓商，

九辯，九歌

何勤子屠母，

而死分竟地？

帝降夷羿，

革孽夏民；

胡射夫河伯，

而妻彼洛嬪？

馮珧利決，

封豨是射；

何獻蒸肉之膏，

而后帝不若？

浞妻純狐，

眩妻爰謀；

何羿之射革，

而交吞揆之？

阻窮西征，

巖何越焉？

化爲黃熊，

巫何活焉？

咸播秬黍，

莆藿是營；

何由并投，

而鯀疾修盈？

白霓嬰茀，

胡爲此堂？

安得夫良藥，

不能固藏？

天式從橫，

陽離爰死；

大鳥何鳴，

夫焉喪厥體？

莽號起雨，

何以興之？

撰體協鹿，

何以膺之？

鼇戴山抃，

何以安之？

釋舟陵行，

何以遷之？

惟澆在戶，

何求於嫂？

何少康逐犬，

而顛隕厥首？

女岐縫裳，

而館同爰止；

何顛易厥首，

而親以逢殆？

湯謀易旅，

何以厚之？

覆舟斟尋，

何道取之？

桀伐蒙山，

何所得焉？

妹嬉何肆？

湯何殛焉？

舜閔在家，

父何以鰥！

堯不姚告，

二女何親？

厥萌在初，

何所億焉？

璜臺十成，

誰所極焉？

登立爲帝，

孰道尙之？

女媧有體，

孰制匠之？

舜服厥弟，

終然爲害；

何肆犬豕，

而厥身不危敗？

吳獲迄古，

南嶽是止；

孰期去斯，

得兩男子？

緣鵠飾玉，

后帝是饗；

何承謀桀，

終以滅喪？

帝乃降觀，

下逢伊摯；

何條放致罰，

而黎服大說？

簡狄在臺，

譽何宜？

玄鳥致貽，

女何嘉？

該秉季德，

厥父是臧；

胡終弊於有扈，

牧夫牛羊？

千協時舞，

何以懷之？

平糴曼膚，

何以肥之？

有扈牧豎，

云何而逢？

擊牀先出，

其何所從？

恆秉季德，

焉得夫朴牛？

何往營班祿，

不但還來？

昏微遵迹，

佚狄不寧；

何繁鳥萃棘，

負子肆情？

眩弟並淫，

危害厥兄，

何變化以作詐，

而後嗣逢長？

成湯東巡，

有莘爰極；

何乞彼小臣，

而吉妃是得？

水濱之木，

得彼小子；

夫何罪之，

媵有莘之婦？

湯出重泉，

夫何罪尤？

不勝心伐帝，

夫誰使挑之？

會朝請盟，

何踐吾期？

蒼鳥羣飛，

孰使萃之？

到擊紂躬，

叔旦不嘉；

何親揆發，

定周命以咨嗟？

授殷天下，

其位安施？

反成乃亡，

其罪伊何？

爭遣伐器，

何以行之？

并驅擊翼，

何以將之？

昭王成遊，

南土爰底；

厥利惟何，

逢彼白雉？

穆王巧梅，

夫何周流？

環理天下，

夫何索求？

妖夫曳衒，

何號於？

周幽誰誅，

焉得夫褒姒？

天命反側，

何罰何佑？

齊桓九合，

卒然身弑。

彼王紂之躬，

孰使亂惑？

何惡輔弼，

讒詔是服？

比干何逆，

而抑沈之？

雷開何順，

而賜封之？

何聖人之一德，

卒其異方，

梅伯受醢，

箕子佯狂？

稷維元子，

帝何篤之？

投之於冰上，

鳥何燠之？

何馮弓挾矢，

殊能將之？

既驚帝切激，

何逢長之？

伯昌號衰，

秉鞭作牧；

何令徹彼岐社，

命有殷國？

遷藏就岐，

何能依？

殷有惑婦，

何所譏？

受賜茲醢，

西伯上告；

何親就上帝，

罰殷之命以不救？

師望在肆，

昌何識？

鼓刀揚聲，

后何喜？

武發殺殷，

何所悒？

載尸集戰，

何所急？

伯林雉經，

維其何故？

何感天抑地，

夫誰畏懼？

屈

原

屈原集卷下

皇天集命，

惟何戒之？

受禮天下，

又使至代之？

初湯臣摯，

後茲承輔；

何卒官湯，

尊食宗緒？

勳闔，夢生，

少離散亡；

何壯武厲，

能流厥莊？

彭鏗斟雉，

帝何饗？

壽命永多，

夫何長？

中央共牧

后何怒？

蠹蟻微命，

力何固？

驚女采薇，

鹿何佑？

北至回水，

萃何喜？

兄有噬犬，

弟何欲？

易之以百兩，

卒無祿。

薄暮雷電，

歸何憂？

厥嚴不奉，

帝何求？

伏匿穴處，

爰何云？

荆勳作師，

屈

原

屈原集卷下

夫何長？

悟過更改，

吾又何言？

吳光爭國，

久余是勝。

何環穿閭社，

以及丘陵；

是淫是蕩，

爰出子文？

吾告堵敖

以不長，

何試上自予，

忠名彌章？



屈 原 屈原集卷下

八八

屈原集卷下完

附錄

校勘記

一 橘頌

（類可任道兮）一無道字，一無可字。侃按：王逸注云，『可任以道而事用之』，則古本當作『可任道』。無可字則於義欠妥，無道字則失韻。

（終不失過兮）失過，各本作過失。侃按：失與地不叶，故當作失過。（過地二字均在古音歌部。）

二 離騷

(皇鑒揆余于初度兮)鑒，各本作覽。梁章鉅文選旁證云：『潘安仁西征賦「皇鑒揆余之忠誠」，沈休文和謝宣城詩「揆余發皇鑒」，注引楚辭。知古本應作鑒也。』

一 無于字。侃按：若無于字，則余字便在領格 (Possessive Case)。依楚辭通例，余字用于領格時，若所統屬的名詞不是單字，則必加之字於其後。例如：

1 『不察余之中情。』——離騷。

2 『孰察余之善惡？』——同。

3 『亦非余之所志也！』——惜誦。

4 『尙不知余之從容。』——懷沙。

若那名詞是單字，則不加之字。例如：

1 『步余馬于蘭皋兮。』——離騷。

2 『苟余情其信芳。』——同。

3 『邸余車兮方林。』——涉江。

4 『曼余目以流觀兮。』——哀郢。

這一個小小的分別，在屈原集裏是沒有例外的。故我們若把『皇鑿揆余于初度』的于字刪去，則『余初度』三字便戾于楚辭的通例了。（因爲『初度』既非單字，則余下不應無之字。）我們若保留于字，則『于初度』便是狀時的語（Adverbial Phrase of Time），而余字便是『鑿揆』的賓詞了。（朱熹說：『「初度」之「度」，尤言「時節」也。』）在屈原集裏，余字用于

賓格是很普通的。例如：

1 「既替余以蕙纒兮。」——離騷。

2 「謠詠謂余以善淫。」——同。

3 「進號呼又莫余聞。」——惜誦。

4 「覽余以其修姱。」——抽思。

由此可知于字必須保留。

（紉秋蘭以爲佩）紉，一作紛。侃按：各本楚辭無作紛者，只有四部叢刊本楚辭補注獨異，而注中仍作紉。此或因傳寫而誤也。

一作紐。梁章鉅文選旁證引胡公考異云：「楚辭作紉，載音

「女陳切」；洪興祖補注，「女鄰切」；又下文「矯箇桂以紉

蘭兮」，各本盡作紉。蓋紐但傳寫誤耳。」

（汨余若將不及兮）汨，一作汨。侃按：汨，疾行貌，其字從日；汨，水流聲，其字從日。此處當從日。

（撫壯而棄穢兮）一上有不字。胡紹煥文選箋證引汪梧鳳離騷音義云：『俗本作「不撫壯」。王逸曰：「言願君務及年德盛壯之時。」又五臣注云：「撫，持也，言持壯盛之年。」此漢唐相傳舊本無不字之證。』胡氏加按語道：『逸注云云，是「何不改其此度」句解義，汪氏誤會。此言君不及壯盛之時棄遠讒佞，故下云「何不改其此度」，意本融貫。五臣無不字，蓋不顧文義而刪之，不可從。』侃按：胡說非是。王注的全文是：『願君撫及年德盛壯之時，修改政教，棄去讒佞。』這正釋『撫壯而棄穢』一句，汪氏並未誤會。戴震的意見與汪氏同，以爲不

字是洪興祖妄加的，說：『蓋由「美人」二字失解，故改古書以就其謬，而不顧立言之體。』并引紀曉嵐說：『美人，謂壯盛之年耳。』據此，則此數句本就屈原自身而言，不字之衍明甚。

（何不改乎此度也）一無也字。侃按：前人對於這字的去留是很隨便的，至戴震始注意於此，以為二也字『一為呼，一為應，俗本刪去者非。』但這說還不妥當。我近來研究這字，覺得他實在等於疑問號及驚歎號，他的去留是應該根據文法來斷定的。例如：

I 『沌鬱邑余侘傺兮，

吾獨窮困乎此時也！

寧溘死而流亡兮，

余不忍爲此態也！——離騷。

2 『衆駭遽以離心兮，

又何以爲此伴也？

同極而異路兮，

又何以爲此援也？——惜誦。

但這字的應用在屈原集裏有兩個限制。他的作品裏大都以四句或六句爲一節，二四六句相叶，兮字便在非韻的一三五句末。這些有兮字的句子，不便再加別的助字；所以雖是疑問或驚歎句，也不加也字：這是第一個限制。那二四六句若只有一部，分是疑問或驚歎，則爲對稱起見，亦不加也字：這是第二個限

制。我們再回看這一節：

「撫壯而棄穢兮，

何不改乎此度？

乘騏驥以馳騁兮，

來！吾導夫先路！」

這是在上述二限制之外的，故於度路二字下當加也字，（他處也字之去留，可類推。）

（雜申椒與箇桂兮）箇，一作菌。補注引本草云：『花白藥黃，正

圓如竹。』戴震屈原賦注云：『以其似箇竹，故名。訛作菌

者，非。』

（夫唯靈修之故也）一下有『日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二

句。補注說：「一本有此二句。王逸無注，至下文「羌內恕己以量人」始釋羌義。疑此二句後人所增耳。」集注說：「洪說雖有據，然安知非王逸以前此下已脫兩句邪？更詳之。」侃按：朱說未是。王注的有無雖不足據，但若王逸前已脫二句，則後人何所據而增補之？而且這二句與下文「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的意義一樣，可不是畫蛇添足嗎？洪興祖指出抽思裏有幾句很相類：

「昔君與我成言兮，

曰，黃昏以爲期。

羌中道而回畔兮，

反既有此他志。」

戴震以爲這是後人妄掇抽思文入離騷。這是不錯的，我們當然刪去他。

（非世俗之所服）世，文選作代。補注云：『李善注本有以「世」爲「時」爲「代」，以「民」爲「人」之類，皆避唐諱，當從舊本。』

（哀民生之多艱兮，長太息以掩涕；余雖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諝而夕替）前二句各本皆作『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姚鼐說：『二句疑誤倒，蓋涕與替爲韻。』侃按：涕替二字均在古音脂部，艱字在文部。姚說是也。

第三句雖下各本有好字。二王讀書雜誌的志餘下引臧用中拜

經日記曰：『王注云：「言己雖有絕遠之智，姱好之姿……」』

「絕遠之智」釋修字，「媠好之姿」釋媠字，不言好修。「余雖修媠以鞿羈兮」與上「苟余情其信媠以練要兮」同一句法。

舊本修上有好字者，因下文多言「好修」而衍。」

（余獨好修以爲恆）修，一作循。補注說：「下文云，「汝何博謇而好修」；又曰，「苟中情其好修」；皆言好自修潔也。」侃按：修之作循，字之訛也。

恆，各本作常。文選旁證云：「常常作恆，與懲爲韻。此避漢諱改。」侃按：此係避漢文帝諱而改。小雅小明「無恆安處」，漢書引作「無常安處」，可證。

（五子用乎家巷）用下一有失字。王念孫說：「失字因王注而衍。注「失國」「失尊位」乃釋「家巷」二字之義，非以文中有

「失」字而解之也。「五子用乎家巷」者，「用乎」之文與「用夫」「用之」同。……若云「五子用失乎家巷」，則是所失者家巷矣，注何得云「兄弟五人居闔巷，失尊位」乎？……「巷」讀孟子「鄒與魯闕」之「闕」。劉熙曰：「闕，構也，構兵以鬪也。」五子作亂，故云「家闕」；家猶內也，若詩云「蝥賊內訌」矣。……王注以「家巷」爲「家居闔巷」，亦失之矣。（見讀書雜誌的志餘下。）

（縱欲而不忍）欲下一有殺字。侃按：殺字係因王注而衍。注「縱放其情」是釋「縱欲」，「不忍其慾以殺夏后相」是釋「不忍」。
本文中不當有殺字。

（循繩墨而不頗）循一作修。補注云：「思立賦注引楚辭「遵繩墨

而不頗」，遵亦循也。作修非是。

（九疑續其並迓）迓，各本作迎。戴震說：『或譌爲迎，因九歌湘夫人文誤。』侃按：迎與下文故字不叶，故當作迓。（迓故二字均在古音魚部。）

（騰衆車使徑待）待一作持。侃按：王逸注云，『使從邪徑以相待也』，則古本當作待。比蓋淺人不知古音，妄改之以便與期相叶也。

三 抽思

（願搖起而橫奔兮）搖起一作遙赴。侃按：各本皆作搖起，只有古逸叢書本楚辭集注獨異。但王注云，『搖動而奔走』，則古本

當作搖起。

（何毒藥之蹇蹇兮）一作何獨樂斯之蹇蹇兮。侃按：王逸注云，『忠信不美，如毒藥也』，則古本當作毒藥。

（願蓀美之可光）光，各本作完。侃按：後漢書注引謚法：『能紹前業曰光。』是光亦有恢復之義，猶言光復也。此既與王逸注『想君德化可興復也』相合，又可與上文亡字相叶。完字義雖可通，但與亡字不叶。此可證此處當作光而不當作完。各本楚

辭皆誤。

（與美人抽怨兮）一作與美人之抽思兮。侃按：王注云，『爲君陳道，拔恨意也』，則古本當作抽怨。蓋後人因篇名是『抽思』而妄改之也。

(望南山而流涕兮) 南山一作北山。侃按：上文說，「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下文說，「南指月與列星」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此可證作此篇時，著者已放于漢北——郢都之北。那又何至「望北山而流涕」呢？補注校語云，「北一作南」，今改從之。

四 悲回風

(任重石之何益) 一下有「心絳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二句。侃按：這二句本是哀郢裏的句子，後人誤加于此。依楚辭章句例，凡已註過的文句，皆不再註。若悲回風原文確有此二句，則當說，「皆已解于哀郢之中。」今則不然，還是逐字加註，

且與哀郢之注一字也不差。此可證明這是後人把哀郢的原文及註釋照抄于此的。當刪去。

五

惜誦

(所非忠而言之兮)非一作作。侃按：此係誓詞，當作否定語，如左傳『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所不與崔慶者』之類是也。此處大約因下文『作忠以造怨』句而誤。

(思君其莫吾忠兮)忠一作知。侃按：王逸注云，『衆人思君皆欲自利，無若己欲盡忠信之節』，則古本當作忠。此蓋因涉江『哀南夷之莫吾知』及懷沙『世溷莫吾知』句而誤。

(又莫察余之善惡)善惡，各本皆作中情。集注云『以韻叶之，當

作善惡。」

六 思美人

（未改此度）一下有也字。侃按：依楚辭通例，此處不當有也字。（參看離騷「何不改乎此度也」句的校語。）

（芳與澤其雜揉兮，羌芳華自中出）侃按：出字與上文態俟二字及下文揚章二字均不相叶，可見此處上下必有闕文。

七 哀郢

（憂與憂其相接）一作憂與愁之相接。侃按：此處似以作二憂字者爲勝。王注所謂「憂愁相續」，只釋此句的意義，不能據以改

下憂字爲愁字也。

(慘鬱鬱而不開兮)慘一作燥。戴震云：「俗本作慘，非。」侃按：慘燥二字古通。詩白華『念念燥燥』，釋文云『本作慘慘』；又北山『或慘慘畏咎』，釋文云『慘本作燥』：可證。戴說非是。

八 涉江

(齊艤榜而擊汰)艤，各本作吳。補注云：『字書，艤，船也。吳，疑借用。』侃按：王逸注云，『吳榜，船櫂也』，可知王氏亦以『吳』爲船也。集注以爲國名，蓋因字無舟旁而誤會，故今特改用本字。

（淹回水而疑滯）疑一作凝。侃按：王逸訓爲『惑』，則古本當作疑。疑本可訓爲止（爾雅『釋言』注，儀禮『鄉射禮』注），王注亦未妥；後人不知此義，遂改爲凝。（疑凝二字古通；易『陰始疑也』，釋文云『疑本作凝』，可證。）

（迷不知吾之所如）各本無之字。侃按：依楚辭通例，此處當有之字。（參看離騷『皇鑒揆余于初度兮』的校語。）

（接輿髡首兮，桑戶裸行）侃按：行字與上文中窮二字及下文以醢二字均不能叶，可見此處上下必有闕文。

九 懷沙

（汨徂南土）汨一作汨，非。（參看離騷『汨余若將不及兮』句的

校語。

（羌不知余之所藏）藏，各本作臧，古通。王逸訓爲『善』，非。

（參看王念孫讀書雜誌的志餘下。）

（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此四句各本均在『余何畏懼兮』之後。朱熹說：『此四句若依史記移著上文「懷質抱情」之上，而以下章「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承「余何畏懼」之下，文意尤貫通。』

（獨無正兮）正，各本皆作匹。楚辭辨證云：『王逸訓匹爲雙，補

注云俗字作疋；則其來久矣。但下句云，「伯樂既沒，驥焉程兮」，于韻不叶，故常疑之。而以上下文意及上篇（抽思）「并日夜而無正」者證之，知匹當作正，乃與下句音義皆叶。然猶

未敢必其然也。及讀哀時命之篇，則其詞有曰，「懷瑤象而握瓊兮，願陳列而無正」，正與此句相似；其上下句又皆以「榮暹成生」爲韻，又與此同。然後斷然知其當改而無疑也。」

十 惜往日

（受命詔以昭詩）詩一作時。侃按：王逸注云，「君告屈原，明文典也」，則古本當作詩。

（乘騶駘而馳騁兮）騶駘，各本作騶驥。集注云：「按王逸解爲「騶馬」，又詳下文，疑當作「騶駘」。」侃按：此蓋因離騷「乘騶驥以馳騁」句而誤，當改從朱說。

十一 天問

(洪淵極深)淵，各本作泉。集注云：『泉，疑當作淵，唐本避諱而改之也。』

(地方九則)一作九州則。侃按：州字蓋因王注而衍。注云，『九州之地，凡有九品』；『九州』釋『地』，『九品』釋『九則』。本文中不當有州字也。

(河海應龍，何盡何歷)一作『應龍何畫，河海何歷』。侃按：王逸注云：『河海所出至遠，應龍過歷遊之，而無所不窮也。』據此，則古本如何，不難想見。此二句上下必有闕文；後人不知，妄改盡爲畫，移于上句，以便與歷相叶。此既于文義上講不通，而又戾于天問四句成節之例，不可從也。

（焉有虬龍）虬龍一作龍虬。侃按：虬龍爲龍之一種，作龍虬者非。此處上下亦有闕文；後人不知，妄倒之，使虬叶遊。此亦戾于天問四句成節之例，不可從也。

（何所不老）老，各本作死。侃按：此蓋淺人不知古音，妄改老爲死，以便與在相叶。但古音『在』在之部，『死』在脂部，之脂不能相通。『老』在古音幽部，之幽却可相通，如懷沙鞠叶墨之類。由此可知死字之非。

（降省下土方）方上一有四字，一無方字。集注云：『今按「下土方」蓋用商頌語，四字之衍明甚；若并無二字，則失韻矣。』（胡惟嗜欲同味）欲下一有不字。侃按：王逸注云，『何特與衆人同嗜欲』，則古本當無不字。

(不能固藏)藏一作臧，古通。王逸訓爲善，非。(參看懷沙『羌不知余之所藏』句的校語。)

(湯謀易旅)朱熹引左傳杜注：『斟灌斟尋，夏同姓諸侯。相失國，依于二斟，爲澆所滅。其子少康爲虞庖正，有田一成，有衆一旅；遂滅過澆，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也。』并說：『湯與上句過澆，下句斟尋，事不相涉。疑本康字之誤；謂少康也。』
侃按：王注云，『湯，殷王也』，則古本必不作康。天問文義不銜接處甚多，不必改也。

(女何嘉)嘉一作喜。侃按：此蓋淺人不知古音而妄改之也。(宜嘉二字均在古音歌部。)顧炎武謂後漢書引作嘉，可證。

(佚狄不寧)佚一作宥。侃按：王逸注云，『爲淫佚夷狄之行』，

則古本當作佚。

（到擊紂躬）到一作列。侃按：王逸注云，『武王始至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到；皆曰，紂可伐也。』此可證古本必作到。

（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嗟）足一作定，屬下句。侃按：王逸注云：『言周公于孟津揆度天命，發足還師而歸；當此之時，周之命令已行天下，百姓咨嗟，嘆而美之也。』此可證古本當作足，且屬上讀。

（卒然身弑）弑，各本作殺。侃按：殺與佑不叶。舊本校語云，一作弑，今改從之。（弑與佑均在古音之部。）

（而賜封之）之下一有金字。侃按：此蓋因王注而衍。注所謂『乃賜之金玉而封之』，是釋『賜封』二字之義，非原文中有金字

也。

(能流厥莊)莊，各本作嚴。侃按：嚴字與上文亡字不叶，當作莊，蓋因漢明帝諱改。

(何環穿閭社，以及丘陵；是淫是蕩，爰出子文)一作『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十文』。侃按：王逸注云，『鄭公之女旋穿閭社，通于丘陵，以淫而生子文』，則古本如何，不難想見。各

本楚辭皆誤。

古音錄

楚辭是文學的作品，古音的研究本不占重要位置。但通行本注音太謬，故特附本篇以正之。我依錢玄同先生的指示，以江晉三楚辭韻讀（在音學十書內）作根據；更補其所不及，——
例如天問每節第一第三句有相叶者，江氏未指出，今皆補入，——正其所未妥——例如江氏以離騷「常」「懲」相叶爲陽蒸借韻，實則「常」當作「恆」，避漢諱改；又以「占之」「慕之」相叶爲無韻，實則此係「之」字相叶，九辨涉江天問皆

有同字相叶之例；此皆江氏所未鑒及者也。（江氏認爲『借韻』及『無韻』之處，什九牽強，今皆刪去，用別種方法來說明。）尙有不可通者數條，敬闕疑以待來者。侃如附識。

一 橘頌

（服國志喜）之部。（擗爛）元部。（道醜）幽部。（異喜）之部。
（求流）幽部。（過地）歌部。（友理）之部。（長象）陽部。

二 離騷

（庸降）東中通韻。（名均）眞耕通韻。（能佩）之部。（與暮莽序度路）魚部。（在菴）之部。（路步）魚部。（隘績）支部。

(武怒舍故)魚部。(化他)歌部。(敵芷)之部。(刈穢)祭部。
(索妒)魚部。(急立)緝部。(英傷)陽部。(蕊纏)歌部。
(服則)之部。(涕替)脂部。(苴悔)之部。(心淫)侵部。(錯
度)魚部。(蒔態)之部。(然安)元部。(詢厚)侯部。(反遠)
元部。(息服)之部。(裳芳)陽部。(離虧)歌部。(荒章)陽
部。(恆懲)蒸部。(予野)魚部。(節服)韻未詳。(情聽)耕
部。(茲辭)之部。(縱巷)東部。(孤家)魚部。(忍隕)文部。
(殃長)陽部。(差頗)歌部。(輔土)魚部。(極服悔醢)之部。
(當浪)陽部。(正征)耕部。(圃暮迫索)魚部。(桑羊)陽部。
(屬具)侯部。(夜御下予佇妒馬女)魚部。(佩貽在理)之部。
(遷盤)元部。(遊求)幽部。(下女)魚部。(好巧)幽部。

- (可我) 歌部。(遙姚) 宵部。(固惡悟古) 魚部。(之之) 之部。
(女女字惡) 魚部。(異佩) 之部。(當芳) 陽部。(疑之) 之
部。(迓故) 魚部。(調同) 韻未詳。(媒疑) 之部。(舉輔) 魚
部。(央芳) 陽部。(蔽折) 祭部。(留茅) 幽部。(艾害) 祭部。
(長芳) 陽部。(幃祗) 脂部。(化離) 歌部。(茲沫) 韻未詳。
(女下) 魚部。(行糲) 陽部。(車疏) 魚部。(流啾) 幽部。
(翼極) 之部。(與予) 魚部。(待期) 之部。(馳移) 歌部。
(邈樂) 宵部。(鄉行) 陽部。(都居) 魚部。

三 抽思

- (長傷) 陽部。(浮懷) 幽部。(鎮人) 眞部。(期志) 之部。

(媵怒)魚部。(政讙)談部。(聞患)文元通韻。(亡光)陽部。
(儀虧)歌部。(作穫)魚部。(正聽)耕部。(北域側得息)之
部。(歲逝)祭部。(星營)耕部。(同容)東部。(潭心)侵部。
(願進)元真合韻。(姑徂)魚部。(思媒)之部。(救告)幽部。

四 悲回風

(傷倡忘長芳章芳貺羊明)湯部。(處慮曙去)魚部。(恃止)之
部。(膺仍)蒸部。(湯行)陽部。(至比)之部。(聊愁)幽部。
(還聞)元文通韻。(默得)之部。(解締)支部。(儀爲)歌
部。(紆娛居)魚部。(巔天)真部。(秀媛)文元通韻。(江洵)
東部。(紀止右期)之部。(積擊策迹適逖迹益)魚支合韻。

五 惜誦

(正情)耕部。(服直肱之)之部。(變遠)元部。(仇讎保道)幽部。(貧門)文部。(志哈)之部。(釋白惡路)魚部。(聞饨)文部。(杭旁)陽部。(恃殆志態)之部。(伴援)元部。(好就)幽部。(言然)元部。(下所)魚部。(尤之)之部。(忍軫)文部。(糧芳)陽部。(明身)眞陽合韻。

六 思美人

(貽貽)之部。(發達)祭部。(將當)陽部。(貽志)之部。(化爲)歌部。(度路)魚部。(之時期)之部。(怨憂)幽部。

(草莽)韻未詳。(佩異態侯)之部。(口出)脂部。(揚章)陽部。(木足)侯部。(能疑)之部。(度暮故)魚部。

七

哀郢

(愆遷)元部。(亡行)陽部。(極得)之部。(霞見)元部。(蹠客薄釋)魚部。(江東)東部。(反遠)元部。(心風)侵部。(如蕪)魚部。(接涉)葉部。(復感)幽部。(持之)之部。(天名)眞耕通韻。(慨邁)脂祭通韻。(時丘之)之部。

八

涉江

(衰嵬)脂部。(璐顧圃)魚部。(英光湘)陽部。(風林)侵部。

(汰滯) 祭部。(陽傷) 陽部。(如居雨字) 魚部。(窮中) 中
部。(口行) 陽部。(醢以) 之部。(人身) 眞部。(遠壇) 元部。
(薄薄) 魚部。(當行) 陽部。

九 懷沙

(莽土) 魚部。(默鞠) 之部通韻。(抑替) 脂部。(鄙改) 之部。
(盛正) 耕部。(章明) 陽部。(下舞) 魚部。(暈藏) 陽部。
(濟示) 脂部。(怪態采有) 之部。(豐容) 東部。(故慕) 魚部。
(強像) 陽部。(暮故) 魚部。(汨忽) 支部。(喟謂) 脂部。
(正程) 耕部。(錯懼) 魚部。(愛類) 脂部。

十 惜往日

(詩疑娛治之否欺思之尤之)之部。(流昭幽聊由廚)幽宵侯合韻。
(牛之)之部。(憂求遊)幽部。(之疑辭之戒得)之部。(佩好)
之幽通韻。(代意置載備異再識)之部。

十一 天問

(道考)幽部。(極識)之部。(爲化)歌部。(重功)東部。(度
作)魚部。(加虧)歌部。(屬數)侯部。(分陳)文真通韻。
(汜里)之部。(育腹)幽部。(子在)之部。(明藏尙行)陽部。
(聽刑)耕部。(施化)歌部。(功同)東部。(填墳)真文通
韻。(口歷)支部。(營成傾)耕部。(錯故洿)魚部。(多何)

歌部。(在里)之部。(從通)東部。(到照)宵部。(揚光)陽部。(暖寒言)元部。(口遊)幽部。(首在老守)之幽通韻。(衢居如)魚部。(趾止在)之部。(所處羽)魚部。(桑方)陽部。(繼飽)韻未詳。(孽達)祭部。(躬降)中部。(歌地)歌部。(民嬪)眞部。(射若)魚部。(謀之)之部。(越活)祭部。(營盈)耕部。(堂藏)陽部。(死體)脂部。(興膺)蒸部。(安遷)元部。(嫂首)幽部。(止殆)之部。(厚取)侯部。(得殲)之部。(鰥親)文眞通韻。(億極)之部。(尙匠)陽部。(害敗)祭部。(止子)之部。(饗喪)陽部。(摯說)祭部。(宜嘉)歌部。(臧羊)陽部。(懷肥)脂部。(逢從)東部。(牛來)之部。(寧情)耕部。(兄長)陽部。(巡臣)眞部。(極得)之

部。(子婦尤之期之)之部。(嘉施嗟何)歌部。(行將)陽部。
(底雉)脂部。(流求)幽部。(市嬾佑弒惑服之之)之部。(方
狂)陽部。(篤煥)幽部。(將長)陽部。(國牧)之部。(依譏)
脂部。(告救)幽部。(識喜)之部。(悒急)緝部。(故懼)魚
部。(戒代)之部。(輔緒)魚部。(亡莊饗長)陽部。(怒固)
魚部。(佑喜)之部。(欲祿)侯部。(憂求)幽部。(云長言勝
陵文)韻未詳。(長章)陽部。

著者可疑的作品

『九歌』

一 東皇太一

吉日兮辰良，

穆將愉兮上皇。

撫長劍兮玉珥，

璆鏘鳴兮琳琅。

瑤席兮玉鎮，

盍將把兮瓊芳，

薰肴蒸兮蘭藉，

奠桂酒兮椒漿。

揚枹兮拊鼓，

疏緩節兮安歌，

陳竽瑟兮浩唱。

靈偃蹇兮姣服，

芳菲菲兮滿堂。

五音紛兮繁會，

君欣欣兮樂康。

浴蘭湯兮沐芳，
華采衣兮若英。
靈連蜷兮既留，
爛昭昭兮未央。
蹇將憺兮壽宮，
與日月兮齊光；
龍駕兮帝服，
聊翱遊兮周章。
靈皇皇兮既降，
衆遠舉兮雲中。
覽冀州兮有餘，

橫四海兮焉窮？

思夫君兮太息，

極勞心兮忡忡。

三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

蹇誰留兮中洲？

美要眇兮宜修，

沛吾乘兮桂舟：

令沅湘兮無波，

使江水兮安流。

望夫君兮未來，

吹參差兮誰思？

駕飛龍兮北征，

邇吾道兮洞庭。

薜荔拍兮蕙綢，

蓀橈兮蘭旌。

望涪陽兮極浦，

橫大江兮揚靈。

揚靈兮未極，

女嬋媛兮爲余太息。

橫流涕兮潺湲，

隱思君兮旣側。

桂權兮蘭榘，

斲冰兮積雪。

采薜荔兮水中，

搴芙蓉兮木末：

心不同兮媒勞，

恩不甚兮輕絕。

石瀨兮淺淺，

飛龍兮翩翩。

交不忠兮怨長，

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

朝騁驚兮江臯，
夕弭節兮北渚；
鳥次兮屋上，
水周兮堂下。
捐余玦兮江中，
遺余佩兮澧浦。
采芳洲兮杜若，
將以遺兮下女。
時不可兮再得，
聊逍遙兮容與。

四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

目眇眇兮愁予。

嫋嫋兮秋風，

洞庭波兮木葉下。

登白蘋兮騁望，

與佳期兮夕張。

鳥何萃兮蘋中？

罾何爲兮木上？

沅有芷兮澧有蘭：

思公子兮未敢言。

荒忽兮遠望，

觀流水兮潺湲。

麋何食兮庭中？

蛟何爲兮水裔？

朝馳騁兮江臯，

夕濟兮西澨。

聞佳人兮召予，

將騰駕兮偕逝。

築室兮水中，

葺之兮荷蓋，

蓀壁兮紫壇，

播芳椒兮成堂，

桂棟兮蘭橑，

辛夷楣兮藥房，

罔薜荔兮爲帷，

擗蕙櫨兮旣張，

白玉兮爲鎮，

疏石蘭兮爲芳

芷葺兮荷屋，

繚之兮杜衡；

合百草兮實庭，

建芳馨兮庶門。

九疑纘兮並迎，
靈之來兮如雲。
捐余袂兮江中，
遺余襟兮澧浦；
搴汀洲兮杜若，
將以遺兮遠者。
時不可兮驟得，
聊逍遙兮容與。

五 大司命

廣開兮天門，

紛吾乘兮玄雲；

令飄風兮先驅，

使凍雨兮灑塵。

君迴翔兮以下，

踰空桑兮從女。

紛總總兮九州，

何壽夭兮在予？

高飛兮安翔，

乘清氣兮御陰陽。

吾與君兮齋速，

導帝之兮九坑。

靈衣兮披披，

玉佩兮陸離。

一陰兮一陽，

衆莫知兮余所爲。

折疏麻兮瑤華，

將以遺兮離居。

老冉冉兮既極，

不寢近兮愈疏。

乘龍兮鱗鱗，

高馳兮冲天。

結桂枝兮延佇，

羌愈思兮愁人。

愁人兮奈何？

願若今兮無虧。

固人命兮有當，

孰離合兮可爲？

六 少司命

秋蘭兮麝蕪，

羅生兮堂下；

綠葉兮素枝。

芳菲菲兮襲予。

夫人兮自有美子，

蓀何以兮愁苦？

秋蘭兮青青，

綠葉兮紫莖。

滿堂兮美人，

忽獨與余兮目成！

入不言兮出不辭，

乘回風兮載雲旗。

悲莫悲兮生別離！

樂莫樂兮新相知！

荷衣兮蕙帶，

倏而來兮忽而逝。

夕宿兮帝郊，

君誰須兮雲之際？

與女沐兮咸池，

晞女髮兮陽之阿。

望媿人兮未來，

臨風悅兮浩歌。

孔蓋兮翠旌，

登九天兮撫彗星，

竦長劍兮幼艾，

蓀獨宜兮爲民正。

七 東君

噉將出兮東方，
照吾檻兮扶桑；
撫余馬兮安驅，
夜皎皎兮旣明。
駕龍輶兮乘雷，
載雲旗兮委移；
長太息兮將上，
心低徊兮顧懷；
羌聲色兮娛人，

觀者憺兮忘歸。

絙瑟兮交鼓，

蕭鍾兮瑤篴，

鳴篴兮吹竽。

思靈保兮賢姱。

翾飛兮翠翮，

展詩兮會舞，

應律兮合節。

靈之來兮蔽日，

青雲衣兮白霓裳。

舉長矢兮射天狼，

操余弧兮反淪降。
援北斗兮酌桂漿，
撰余轡兮高馳翔，
杳冥冥兮以東行。

八 河伯

與女遊兮九河，
衝風起兮橫波；
乘水車兮荷蓋，
駕兩龍兮驂螭。
登崑崙兮四望，

心飛揚兮浩蕩。

日將暮兮悵望歸，

惟極浦兮寤懷。

魚鱗屋兮龍堂，

紫貝闕兮朱宮。

靈何爲兮水中？

乘白黿兮逐文魚，

與女遊兮河之渚，

流澌紛兮將來下。

子交手兮東行，

送美人兮南浦。

波滔滔兮來迎，
魚鱗鱗兮媵予。

九 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
被薜荔兮帶女蘿，
既含睇兮又宜笑，
子慕予兮善窈窕。
乘赤豹兮從文狸，
辛夷車兮結桂旗，
被石蘭兮帶杜衡，

折芳馨兮遺所思。

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

路險難兮獨後來。

表獨立兮山之上，

雲容容兮而在下，

杳冥冥兮羌晝晦，

東風飄兮神靈雨。

留靈修兮憺忘歸，

歲既晏兮孰華予？

採三秀兮於山間，

石磊磊兮葛蔓蔓。

怨公子兮悵忘歸，
君思我兮不得閒。
山中人兮芳杜若，
飲石泉兮蔭松柏，
君思我兮然疑作。
雷填填兮雨冥冥，
猿啾啾兮狢夜鳴，
風颯颯兮木蕭蕭，
思公子兮徒離憂。

十 國殤

操吳戈兮被犀甲，
車錯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敵若雲，
矢交墜兮士爭先。
凌余陣兮獵余行，
左驂殪兮右刃傷。
埋兩輪兮繫四馬，
援玉枹兮擊鳴鼓。
天時懟兮威靈怒，
嚴殺盡兮棄原野。
出不入兮往不反，

平原忽兮路超遠。
帶長劍兮挾秦弓，
首雖離兮心不懲；
誠既勇兮又以武，
終剛強兮不可陵；
身既死兮神以靈，
魂魄毅兮爲鬼雄。

十一

禮魂

成禮兮會鼓，
傳芭兮代舞，

嫫女倡兮容與。

春蘭兮秋菊，

長無絕兮終古。

遠游

悲時俗之迫阨兮，

願輕舉而遠遊。

質菲薄而無因兮，

焉托乘而上浮。

*

*

•

遭沈濁而汙穢兮，

獨菀結其誰語？

夜耿耿而不寐兮，

魂營營而至曙。

惟天地之無窮兮，

哀人生之長勤；

往者余弗及兮，

來者吾不聞。

步徙倚而遙思兮，

怊惝怳而永懷；

意恍惚而流蕩兮，

心愁悽而增悲。

神倏忽而不反兮，

形枯槁而獨留；

內惟省以端操兮，

求正氣之所由。

漠虛靜以恬愉兮，

憺無爲而自得。

聞赤松之清塵兮，

願承風乎遺則。

貴真人之休德兮，

羨往世之登仙；

與化去而不見兮，

名聲著而日延。

奇傳說之託辰星兮，

羨韓衆之得一；

形穆穆以浸遠兮，

離人羣而遁逸。

因氣變而遂曾舉兮，

忽神奔而鬼怪；

時髣髴以遙見兮，

精皎皎以往來。

超氛埃而淑尤兮，

終不反其故都；

免衆患而不懼兮，

世莫知其所如。

怨天時之代序兮，

耀靈暉而西征；

微霜降而下淪兮，

悼芳草之先零。

聊仿佯而逍遙兮，

永歷年而無成。

誰可與玩斯遺芳兮？

長向風而舒情。

高陽貌以遠兮，

余將焉所程？

重曰：

春秋忽其不淹兮，

奚久留此故居？

軒轅不可攀援兮，

吾將從王喬而娛戲。

餐六氣而飲沆瀣兮，

漱正陽而含朝霞。

保神明之清澄兮，

精氣入而粗穢除

順凱風以從遊兮，

至南巢而一息。

見王子而宿之兮，

審一氣之和德。

曰：『道可受兮，

而不可傳。

其小無內兮，

其大無垠。

『毋滑而魂兮，

彼將自然。

一氣孔神兮，

于中夜存。

「虛以待之兮，

無爲之先。

庶類以成兮，

此德之門。」

聞至貴而遂徂兮，

忽乎吾將行。

仍羽人于丹丘兮，

留不死之舊鄉。

朝濯髮于暘谷兮，

夕晞余目兮九陽。

吸飛泉之微液兮，

懷琬琰之華英。

玉色頰以晚顏兮，

精醇粹而始壯；

質銷鑠以汨約兮，

神要眇以淫放。

嘉南州之炎德兮，

麗桂樹之冬榮。

山蕭條而無獸兮，

野寂寞其無人。

載營魄而登霞兮，

淹浮雲而上征。

命天閭其開關兮，

排閭闔而望予。

召豐隆使先導兮，

問大微之所居。

集重陽入帝宮兮，

造旬始而觀清都。

朝發軔於太儀兮，

夕始臨乎於微闕。

屯余車之萬乘兮，

紛容與而並馳；

駕八龍之婉婉兮，

載雲旗之委移。

建雄虹之采旄兮，

五色雜而炫燿；

服偃蹇以低昂兮，

驂連蜷以驕鶩。

騎膠葛以雜亂兮，

斑漫衍而方行；

撰余轡而正策兮，

吾將過乎句芒。

歷太皓以右轉兮，

前飛廉以啓路。

陽杲杲其未光兮，

陵天地以徑度。

風伯爲余先驅兮，

辟氛埃而清涼。

鳳凰翼其承旂兮，

遇蓐收乎西皇。

擊彗星以爲旌兮，

舉斗柄以爲麾；

叛陸離其上下兮，

遊驚霧之流波。

時曖曖其曠莽兮，

召玄武而奔屬，

後文昌使掌行兮，

選署衆神以並轂。

路曼曼其悠遠兮，

徐弭節而高厲。

左雨師使徑侍兮，

右雷公而爲衛。

欲遠度世以忘歸兮，

意恣睢以擔矯。

內欣欣而自美兮，

聊偷娛以淫樂。

步青雲以汜濫游兮，

忽臨睨夫舊鄉；

僕夫懷，余心悲兮，

邊馬顧而不行。

思舊故以想像兮，

長太息而掩涕。

汜容與而遐舉兮，

聊抑志而自弭。

指炎帝而直馳兮，

吾將往乎南嶷。

覽方外之恍惚兮，

沛罔象而自浮。

祝融戒而蹕御兮，

騰告鸞鳥迎宓妃。

張咸池，奏承雲兮，

二女御九韶歌；

使湘靈鼓瑟兮，

令海若舞憑夷。

玄螭蟲象並出進兮，

形繆虬而委移。

雌霓便娟以增撓兮，

鸞鳥軒翥而翔飛。

音樂博衍無終極兮，

焉乃逝以徘徊。

舒并節以馳騫兮，

遑絕垠乎寒門。

軼迅風于清源兮，

從顓頊乎增冰。

歷玄冥以邪徑兮，

乘間維以反顧。

召黔羸而見之兮，

爲余先乎平路。

經營四方兮，

周流六漠。

上至列缺兮，

降望大壑。

下崢嶸而無地兮，

上寥廓而無天。

視條忽而無見兮，

聽惝恍而無聞。

超無爲以至清兮，

與泰初而爲隣。



卜 居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障于讒；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大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

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

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平？』

『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

『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偷生乎？』

『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呶訾，栗斯，喔咿，嚅唳，以事

婦人乎？

『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

『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儉以全吾軀乎？』

『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鶩馬之迹乎？』

『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

『——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

『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鍾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

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

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

## 漁父

屈原既放，遊于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于斯？』

屈原曰：『舉世皆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歠其醢？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

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

「滄浪之水清兮，

可以濯我纓；

滄浪之水濁兮，

可以濯我足。」

遂去，不復與言。

---

招魂

朕幼清以廉潔兮，

身服義而未沫；

主此盛德兮，

牽于俗而蕪穢。

□□□□□□□□□□

□□□□□□□□□□。

上無所考此盛德兮，

長離殃而愁苦。

帝告巫陽曰：

『有人在<sub>身</sub>下，

我欲輔之。

魂魄離散，

女筮予之。』

巫陽對曰：

『掌夢上帝，

其命難從。

若必筮予之，



恐後之謝，  
不能復用。』

巫陽焉乃下招曰：

魂兮，歸來！

去君之恆幹，

何爲乎四方些？

舍君之樂處，

而離彼不祥些？

\* \* \*

魂兮，歸來！

東方不可以託些！

長人千仞，

惟魂是索些。

\* \* \*

十日代出，

流金鑠石些；

彼皆習之，

魂往必釋些。

歸來！歸來！

不可以託些！

魂兮，歸來！

南方不可以止些！

雕題黑齒，

得人肉以祀，

以其骨爲醢些。

蝮蛇綦綦，

封狐千里些。

雄虺九首，

往來倏忽，

吞人以益其心些。

歸來！歸來！

不可以久淫些！

魂兮，歸來！

西方之害，

流沙千里些。

旋入雷淵，

靡散而不可止些。

幸而得脫，

其外曠宇些。

赤蟻若象，

立蠶若壺些。

五穀不生，

藜菅是食些。

其土爛人，

求水無所得些。

\* \* \*

彷徨無所倚，

廣大無所極些。

歸來！歸來！

恐自遺賊些。

\* \* \*

魂兮，歸來！

北方不可止些！

增冰峨峨，

飛雪千里些。

歸來！歸來！

不可以久些！

魂兮，歸來！

君無上天些！

虎豹九關，

啄害下人些。

一夫九首，

拔木九千些。

豺狼從目，

往來僦僦些；

懸人以娛，

投之深淵些；

致命于帝，

然後得瞑些。

歸來！歸來！

往恐危身些。

魂兮，歸來！

君無下此幽都些！

土伯九約，

其角鬻鬻些；

敦朕血拇，



逐人駭駭些；

三日虎首，

其人若牛些。

此皆甘人，

歸來！歸來！

恐自遺災些。

魂兮，歸來！

入修門些。

工祝招君，

背行先些。

秦 箒 齊 縷，

鄭 綿 絡 些；

招 具 該 備，

永 嘯 呼 些。

魂 兮， 歸 來！

反 故 居 些。

天 地 四 方，

多 賊 姦 些。

像 設 君 室，

靜閒安些。

高堂邃宇，

檻層軒些；

層臺累榭，

臨高山些。

網戶朱綴，

刻方連些。

冬有突屋，

夏室寒些。

川谷徑復，

流潺湲些。

光風轉蕙，

汜崇蘭些。

經堂入奧，

朱塵筵些。

砥室翠翹，

挂曲瓊些；

翡翠珠被，

爛齊光些。

翦阿拂壁，

羅幃張些；

纂組綺縞，

結琦璜些。

室中之觀，

多珍怪些。

蘭膏明燭，

華容備些。

二八侍宿，

射遞代些。

九侯淑女，

多迅衆些。

盛鬢不同制，

實滿宮些。

容態好比，

順彌代些。

弱顏固植，

審其有意些。

姱容修態，

緝洞房些。

蛾眉曼睩，

目騰光些。

靡顏膩理，

遺視聽些。

離榭修幕，

侍君之閒些。

翡翠翠帳，

飾高堂些；

紅壁沙板，

立玉之梁些。

仰觀刻桷，

畫龍蛇些。

坐堂伏檻，

臨曲池些。



芙蓉始發，

雜芰荷些；

紫莖屏風，

文緣波些。

文異豹飾，

倚陂陲些；

軒轅既低，

步騎羅些。

蘭薄戶樹，

瓊木籬些。

魂兮，歸來！

何遠爲些。

室家遂宗，

食多方些。

稻粢穠麥，

挈黃梁些。

大苦鹹酸，

辛甘行些。

肥牛之臄，

臄若芳些。

和酸若苦，

陳吳羹些。

脰鼈炮羔，

有柘漿些。

鵠酸臄臄，

煎鴻鶩些。

露雞臄臄，

厲而不爽些。

粗糲蜜餌，

有餒餒些。

瑤漿羃勺，

實羽觴些。

挫糟凍飲，

酎清涼些；

華酌既陳，

有瓊漿些。

歸反故室，

敬而無妨些。

肴羞未通，

女樂羅些。

陳鍾按鼓，

造新歌些；

涉江，采菱，

發揚荷些。

美人既醉，

朱顏酡些；

娒光眇視，

目曾波些。

被文服織，

麗而不奇些

長髮曼鬢，

豔陸離些。

二八齊容，

起鄭舞些；

衽若交筓，

撫案下些。

筓瑟狂會，

擗鳴鼓些；

宮庭震驚，

發激楚些；

吳歛楚謳，

奏大呂些。

士女雜坐，

亂而不分些；

放陳組纓，

班其相紛些。

鄭衛妖玩，

來雜陳些；

激楚之結，

獨秀先些。

筮箴象碁，

有六簿些；



分曹並進，

適相迫些；

成臬而牟，

呼五白些；

晉制犀比，

費白日些。

鏗鍾搖篴，

楔梓瑟些。

娛酒不廢，

沈日夜些。

蘭膏明燭，

華燈錯些。

結撰至思，

蘭芳假些。

人有所極，

同心賦些；

酌飲盡歡，

樂先故些。

魂兮，歸來！

反故居些。

亂曰：

獻歲發春兮，

汨吾南征。

葦蘋齊葉兮，

白芷生。

路貫廬江兮，

左長薄。

倚沼畦瀛兮，

遙望博。

青驪結駟兮，

齊千乘；

懸火延起兮，

立顏烝。

步及驟處兮，

誘騁先；

抑驚若通兮，

引車右還。

與王趨夢兮，

課後先；

君王親發兮，

憚青兕。

朱明承夜兮，

時不可淹；

皋蘭被徑兮，

斯路漸。

湛湛江水兮，

上有楓；

日極千里兮，

傷春心。

魂兮，歸來！

哀江南。

(註)口表闕文；是從叶韻上看出的。

# 大 招

青春受謝，

白日昭只；

春氣奮發，

萬物遽只。

冥淩決行，

魂無逃只！

魂魄歸來，

無遠遙只！



魂乎，歸來！

無東，無西，

無南，無北只！

〔魂乎，無東！〕

東有大海，

溺水泔泔只；

螭龍並流，

上下悠悠只；

霧雨淫淫，

白浩膠只。

魂乎，歸來！

暘谷寂寥只。

魂乎，無南！

南有炎火千里，

蝮蛇蛇只。

山林險隘，

虎豹蜿只；

蝸鱗短狐。

王虺鴛只。

魂乎，無南！

蜮傷躬只。

魂乎，無西！

西方流沙，

漉洋洋只。

豕首縱目，

披髮鬢只；

長爪踞牙，

談笑狂只。

魂乎，無西！

多害傷只。

魂乎，無北！

北有寒山，

遑龍漚只。

代水不可涉，

深不可測只。

天白顛顛，

寒凝凝只。

魂乎，無往！

盈北極只。

魂魄歸來，

閒以靜只；

自恣荆楚，

安以定只。

逞志究欲，

心意安只；

窮身永樂，

年壽延只。

魂乎，歸來！

樂不可言只。

五穀六仞，

設菰梁只；

鼎臠盈望，

和致芳只。

內顛鴿鷓，

味豺狼只。

魂乎，歸來！

恣所嘗只。

鮮鱉甘雞，

和楚酪只；

醢豚苦狗，

膾苴蓴只。

吳酸蒿蕪，

不沾薄只。

魂乎，歸來！

恣所擇只。

炙鴟蒸鳧，

黏鶉陳只；

煎鱖臠雀，

遽爽存只。

魂乎，歸來！

麗以先只。



四耐并孰，

不遑噍只；

清馨凍飲，

不噉役只；

吳醴白蘖，

和楚瀝只。

魂乎，歸來！

不遽惕只。

代秦鄭衛，

鳴竽張只；

伏羲駕辯，

楚勞商只。

謳和揚阿，

趙簫倡只。

魂乎，歸來！

定空桑只。

□□□□，

□□□□。

二八接武，

投詩賦只。

叩鍾調磬，

娛人亂只；

四上競氣，

極聲變只。

魂乎，歸來！

聽歌謨只。

朱唇皓齒，

嬋以媠只；

比德好閒，

習以都只；

豐肌微骨，

調以娛只。

魂乎，歸來！

安以舒只。

嫫目宜笑，

蛾眉曼只；

容則秀雅，

穉朱顏只。

魂乎，歸來！

靜以安只。

姱修滂浩，

麗以佳只；

曾頰倚耳，

曲眉規只；

滂心綽態，

姣麗施只；

小腰秀頸，

若鮮卑只。

魂乎，歸來！

思怨移只。

易中和心，

以動作只；

粉白黛黑，

施芳澤只；

長袂拂面，

善留客只。

魂乎，歸來！

以娛昔只。

青色直眉，

美目嬋只；

靨輔奇牙，

宜笑嚙只；

豐肉微骨，

體便娟只；

魂乎，歸來！

恣所便只。

夏屋廣大，

沙堂秀只；

南房小壇，

觀絕霑只。

曲屋步齋，

宜擾畜只；



騰駕步遊。

獵春囿只。

瓊轂錯衡，

英華假只；

茝蘭桂樹，

鬱彌路只。

魂乎，歸來！

恣志慮只。

孔雀盈園，

畜鸞凰只；

鷓鴣羣晨，

雜鴝鴂只；

鴻鵠代游，

曼鸛鷓只。

魂乎，歸來！

鳳凰翔只。

曼澤怡面，

血氣盛只；

永宜厥身，

保壽命只。

室家盈庭，

爵祿盛只。

魂乎，歸來，

居室定只！

接徑千里，

出若雲只。

三圭重侯，

聽類神只。

察篤天隱，

孤寡存只。

魂乎，歸來！

正始昆只。

田色千畛，

人阜昌只；

美冒衆流，

德澤章只。

先威後文，

善美明只。

魂乎，歸來！

賞罰當只。

名聲若日，

照四德只；

德譽配天，

萬民理只。

北至幽陵，

南交趾只，

西薄羊腸，

東窮海只。

魂乎，歸來！

尚賢士只。

發政獻行，

禁苛暴只。

舉傑壓陛，

誅譏罷只；

直嬴在位，

近禹磨只；

豪傑執政，

流澤施只。

魂乎，歸來！

國家爲只。

雄雄赫赫，

天德明只。

三公穆穆，

登降堂只；

諸侯畢極，

立九卿只。

昭質既設，

大侯張只。

執弓挾矢，

揖辭讓只。

魂乎，歸來！

尙三王只。



（註）口表闕文；從叶韻上看出的。

屈  
原  
附錄

附錄完

